

資治通鑑綱目

十三

資治通鑑綱目第二十四 起辛亥晉安帝義熙七年盡丁卯宋文帝元

嘉四年○魏太凡十七年 武帝始光四年

七年 魏永興三年 春正月秦王興以其子弼

為尚書令 秦廣平公弼有寵於秦王興為雍州刺史

秦 秦使太尉索稜鎮龍西招撫西秦乞伏乾歸遣使

王興命羣臣舉賢才 秦王興命羣臣舉賢才右

攻安定東鄉皆克之 秦姚詳屯杏城為夏王勃勃

夏攻秦杏城斬其守將姚詳遂

道覆 ○北涼拔姑臧遂攻南涼不克 北涼

敗而還 南涼王儁檀欲伐北涼護軍孟暹諫曰蒙遜新

月劉裕始受太尉中書監之命 裕以劉穆之

夏四月盧循寇番

禺不克走交州刺史杜慧度擊斬之 盧循

晉安帝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兵至番禺遂圍之孫奭拒守二十餘日沈田子言於劉藩曰番禺本賊巢穴恐有內變且際季高兵力寡弱不能持久乃引兵擊之循兵屢敗遂奔交州至龍編津刺史杜慧度悉散家財以賞軍士與循合戰擲雉尾炬焚其艦以步兵夾岸射之循艦燃衆潰自投

軍事

初劉毅在京口貧困與知識射於東堂司徒長史更悅後至奪其麈尾皆避之毅獨不去悅厨饌甚盛不以及毅毅從悅求子鵝炙悅又不與至是悅為江州刺史毅因求兼督江州詔許之毅即奏江州內地以治民為職不當置庫府耗民力宜罷軍府移鎮豫章推尋陽接蠻可即州府千兵以助郡戍於是解悅都督徙鎮豫章而以親將趙恢守尋陽悅府文武三千

悉入毅府符攝嚴峻悅忿懼而卒 **秋七月柔然獻馬求昏於燕** 柔然可汗斛律遣使獻馬求昏於燕燕女妻六夷公主不宜下降非類跋曰朕方崇信殊俗奈何欺之乃以其女妻斛律跋勤於政事勸課農桑省徭役薄賦斂每遣守宰必親引見問為政之要以觀其能燕人悅之

西秦攻南凉敗其 西秦王蒙遜帥輕騎襲南凉西凉公暲曰兵有不戰而敗敵者挫其銳也蒙遜新與吾盟而遽來襲我我閉門不戰待其銳氣竭而擊之幾不克矣頃之蒙遜糧盡而歸暲遣兵邀擊大敗之

西秦攻秦栢陽堡水洛城皆克 西秦王蒙遜帥輕騎襲秦栢陽堡水洛城皆克

八年 秦弘始十四年魏永興四年○西秦夏四月 **以劉毅都督荆寧秦雍軍事** 荆州刺史劉道規以疾求歸詔然若舊隨身甲士二人遷席于舟中道規刑之於市毅剛懷自謂功與裕埒雖權事推裕而心不服及居方岳常快快不得志裕每柔而順之毅驕縱恣甚及敗於桑落知物情去己彌復憤激裕素不學而毅頗涉文雅故朝士有清望者多歸之與僕射謝混丹陽尹郗僧施深相憑結既據上流陰有圖裕之志永兼督交廣以僧施為南蠻校尉毛脩之為南郡太守裕皆許之復表求至京口辭墓裕往會

晉安帝

之將軍胡番言於裕曰公謂劉衛軍終能為公下乎裕默然久之曰卿謂何如藩曰連百萬之眾攻必取戰必克毅固以此服公至於涉獵傳記一談一詠自許以為雄豪以是搢紳白面之士輻湊歸之恐終不為公下不如因會取之裕曰吾與毅俱有克復之功其過未彰不可自相圖也道規尋卒

六月西秦乞伏

公府弒其君乾歸秋世子熾磐討殺之而自立

乞伏公府弒西秦王乾歸及其子十餘人走保大夏熾磐遣其弟智達討之秦人多勸秦王與乘亂取熾磐吾之與國今遭喪亂吾不能恤而又伐之匹夫且尤耻為况萬乘乎勃勃乃止七月智達擊破公府獲而報之譚郊八月熾磐自立為河南王遷都枹罕

王氏崩○葬僖皇后○冬太尉裕帥師襲

荊州殺都督劉毅

毅至江陵多變易守宰輒割豫疾篤如僧施勸毅請從弟兗州刺史藩以自副劉裕為許之藩自廣陵入朝裕以詔書罪狀毅與藩及謝混共謀不軌賜藩混死遂帥諸軍發建康王鎮惡請給百舸為前驅晝夜兼行揚聲言劉兗州上十月至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捨船步上舸留一二人對舸岸上立六七旗旗下置

鼓語所留人計我將至城便鼓嚴令若後有大軍狀又分遣人燒江津船艦鎮惡徑前襲城未至五六里毅乃覺之行令閉諸城門未及下關鎮惡已馳入與城內兵鬪穴其金城而入城中兵散毅帥左右突出夜投佛寺僧拒之乃縊而死初謝混與毅欵昵混從兄澄常以為憂漸與之疎且謂弟璞曰益壽此性終當破家至是果驗毅季父鎮之閑居京口不應辟召常謂毅及藩曰汝輩才器足以得志但恐不久耳我不就爾求財位亦不同爾受罪累每見

毅藩尊從到門輒諾之毅甚敬畏未至宅數百步輒屏儀衛至是裕奏徵為散騎常侍固辭不至十一月裕至江陵殺却僧施毛脩之素自結於裕故特宥之裕問毅故吏申承曰今日何施而可對曰除宿釁倍惠澤叙

秦雍州

刺史楊佛嵩攻夏夏王勃勃與戰破之○

北凉遷于姑臧

安帝

蒙遜始稱河
西王置官僚

十二月遣益州

刺史朱齡石帥師伐蜀

劉裕謀伐蜀以齡石有武幹練吏職欲以為元

帥眾皆以齡石資名尚輕難當重任裕不從以齡石為益州刺史率將軍臧熹蒯恩劉鍾等伐蜀熹裕之妻弟位居齡石之右亦使隸焉裕與齡石密謀曰往年劉敬宣出黃虎無功而還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封付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而未知處分所由

尉裕自加大傳揚州牧復辭不受

九年

秦弘始十五魏永興五○夏鳳翔元年

春太尉裕還建康殺

豫州刺史諸葛長民

初裕之西征也留長民監留府事而疑其難獨任乃加劉

穆之建武將軍置吏給兵以防之既而長民驕縱貪侈為百姓患懼裕歸按之聞劉毅被誅謂所親曰往年醢彭越今年殺韓信禍其至矣問穆之曰人言太尉與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所流遠征以老母稚子委節下若一毫

不盡豈容如此長民意乃小安第黎民說長民因裕未還圖之長民猶豫未發既而歎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欲為丹徒布衣豈可得邪因遺冀州刺史劉敬宣書曰盤龍專恣自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敢宣報曰下官常懼福過災生方思避盈居損富貴之旨非所敢當且使以書呈裕裕曰阿壽故為不負我也穆之憂長民為變問參軍何承天承天曰公昔年自左里還入石頭甚脫爾今還宜加重慎穆之曰非君不聞此言至是裕自江陵東還前刻至日而每淹留不進長民與公卿頗日奉候於新亭二月晦裕乃輕舟徑進潛入東府三月朔長民聞之驚趨至門裕伏壯士丁旼等於幔中引長民却人閑語平生所不盡者皆及之長民甚悅昨自幔後出拉殺之輿尸詔申土斷之法併省流付廷尉并殺其三弟

寓郡縣

太尉裕上表曰大司馬溫以民無定本傷治為此今漸頽弛請申前制於是依

界土斷諸流寓郡縣多所併省

秦太尉索稜以隴

西降西秦

○夏築統萬城

夏王勃勃以此干向利領將作大匠發使

夏十萬人築都城於朔方黑水之南曰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新城宜名統萬阿利性巧而殘忍蒸土築城錐入一寸即殺作者而并築之勃勃以為忠委任之凡造兵器成呈之工人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則斬弓人入則斬甲匠由是器物皆精利勃勃自謂其祖從母姓劉非禮乃改姓赫連氏言其徽赫與天連也其非正統者為鐵伐氏言剛銳如鐵堪

秋七月朱齡石入成都譙縱走死

詔齡石監六郡軍事齡石等至白帝發函書曰衆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從內水向黃虎於是諸軍倍道兼行譙縱果使譙道福以重兵守涪城備內水齡石至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侯暉夾岸築城以拒之齡石謂劉鍾曰今賊嚴兵固險攻之未必可拔且欲養銳以伺其隙何如鍾曰不然前聲言大衆向內水道福不敢捨涪城今重軍猝至侯暉之徒已破膽矣所以阻兵守險是其懼不敢戰也因而攻之其勢必克若緩兵相守彼將知人虛實浩軍忽來并力拒我求戰不獲軍食無資二萬餘人悉為蜀子虜矣齡石從之七月攻其北城克之斬侯暉南城亦潰於是捨船步進賊營望風相次奔潰譙縱棄城出走尚

書令馬耽封府庫以待晉師齡石遂入成都誅縱宗親餘皆按堵使復其業縱出辭墓其女曰走必不免祗取辱焉死於先人之墓可也不從去投道福不納乃縊而死齡石徙馬耽於越雋耽曰朱侯不送我京師欲滅口也我必不免乃盥洗而卧引繩而死詔以冬魏遣使請昏于齡石進監梁秦州六郡諸軍事

秦以索貌為梁州刺史

初貌寓居漢川與別年而貌鎮漢川顯乃肉袒迎候貌無愠色待之彌厚退而謂之曰我昔寓此失志多年若繼姜顯懼者不少但服之自佳何必逞志於是闔境皆悅

十年春三月太尉

裕廢譙王文思為庶人荆雍都督司馬休之頗

思在建康性凶暴好通輕俠劉裕惡之有司奏文思擅殺國吏詔誅其黨而宥文思休之上疏謝罪請解所任裕不許而執文思送之令自訓厲欲使殺之休之但表廢文思以書陳謝裕不說使江州刺史孟懷玉兼督豫州六郡以

備夏五月秦尚書令姚弼有罪免秦廣平公弼有寵於

秦王與言無不從與左右掌機要者皆其黨也僕射梁喜

等言於與曰父子之際人所難言然君臣之義不薄於父

子故臣等不得默然廣平公弼潛有尊嫡之志陛下寵之

太過無賴之徒輻湊附之道路皆言陛下將有廢立之計

信有之乎與曰豈有此邪喜曰苟無之則陛下愛弼適所

以禍之願去其左右損其威權非特安弼乃所以安宗社

也與不應會與有疾弼潛聚眾欲作亂將軍劉羌泣以告

興梁喜等復請誅弼與不得已乃免弼尚書令還弟姚宣

入朝流涕極言姜虬亦上疏請

西秦襲滅南涼以

俛檀歸殺之唾契汗乙非等部叛南凉南凉王俛檀

磐北逼蒙遜百姓不安遠征雖克必有後患不如與熾磐

結盟通糴慰撫雜部足食繕兵俟時而動俛檀不從謂太

子虎臺曰蒙遜不能猝來熾磐兵少易禦汝謹守樂都吾

不過一月必還矣乃帥騎七千襲乙非大破之西秦王熾

磐聞之帥步騎二萬襲樂都虎臺憑城拒守熾磐四面攻

之一夕城潰熾磐入樂都徙虎臺及其文武百姓萬餘戶

于枹罕俛檀兄子樊尼馳告俛檀將士聞亂皆逃散唯樊

尼不夫俛檀曰四海之廣無所容身與其聚而同一死不若

分而或全汝吾長兄之子宗部所寄蒙源方拓懷士民存

亡繼絕汝其從之吾老矣所適不容寧見妻子而死遂歸

于熾磐唯陰利鹿隨之俛檀謂曰吾親屬皆散卿何獨留

對曰臣老母在家非不思歸然委質為臣忠孝之道難以

兩全臣不才不能為陛下泣血求救於鄰國敢離左右乎

俛檀諸城皆降於熾磐獨尉賢政屯若宜固守不下熾磐

使人謂之曰樂都已潰卿妻子皆在吾所獨守一城將何

為也對曰受涼王厚恩為國藩屏雖知樂都已陷妻子為

禽不知主上存亡未敢歸命妻子小事何足動心若貪一

時之利忘委付之重者大王亦安用之熾磐乃遣虎臺以

手書喻之賢政曰汝為諸副不能盡節面縛於人弃父忘

君墮萬州之業賢政義士豈效汝乎聞俛檀至左南乃降

熾磐聞俛檀至遣使如迎待以上賓之禮歲

柔然步

鹿真逐其可汗斛律而自立大檀殺而代

之柔然可汗斛律將嫁女於燕兄子步鹿真謂諸大臣

晉安帝

於燕而立步鹿真為可汗大檀者社崙季父之子領別部
得衆心或告步鹿真國人欲立大檀步鹿真發兵襲之兵
敗見殺而大檀遂自立斛律至和龍燕王政待以客禮
斛律請還政遣萬陵帥騎送之陵憚遠役殺之而還

八月魏遣于什門如燕

魏主嗣遣謁者于什門
使於燕至和龍不肯入

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馮王出受然後敢入燕王政使人
牽逼令入什門不拜跋使人按其項什門曰馮王若拜受
詔則吾自以賓主禮見何苦見逼耶政怒幽執什門欲降
之什門終不屈久之衣冠弊壞略盡蠶蟲流溢跋遣之衣
冠什門不受

九月朔日食

冬十一月魏遣使者

巡行諸州

校閱守宰資財非家
所齎者悉簿為賦

十二月柔然侵

魏

柔然可汗大檀侵魏魏主嗣擊之大檀走魏
兵追之遇大雪士卒凍死墮指者什二二三

十一年

魏神瑞二年

春太尉裕帥師擊荊州

都督司馬休之拒戰衆潰

正月劉裕收司馬休
之女子文寶兄子文

祖賜死自領荊州刺史將兵擊之以將軍劉道憐監留府
事劉穆之兼右僕射事皆決焉雍州刺史魯宗之自疑不

為裕所容與其子竟陵太守執起兵助休之二月休之上
表罪狀裕勒兵拒之裕密書招休之錄事韓延之延之復

書曰辱疏知以譙王前事親帥戎馬遠履西畿良增歎息
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款懷待物以公有匡復之勲家國蒙

賴推德委誠每事詢仰譙王見劾自表遜位又奏廢之所
不盡者命耳而公以此遽與兵甲所謂欲加之罪其無辭

平劉裕足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欲欺誑國士
自謂處懷期物自有由來矣夫劉藩死於閭闔諸葛斃於

左右其言訖方伯襲之以輕兵今又伐人之君晉人以利
真可謂處懷期物自有由來乎吾誠鄙劣嘗聞道於君子

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假令天長喪亂九流
渾濁當與我洪遊於地下耳裕視書歎息以示將佐曰事

人當如此矣延之以裕父名翹字顯宗乃更其字曰顯宗
名其子曰翹以示不臣劉氏裕遂使參軍檀道濟朱超石

將步騎出襄陽江夏太守劉慶之聚糧以待魯軌襲擊殺
之裕又使婿徐達之統嗣恩沈淵子出江夏口與軌戰敗

皆死裕怒甚三月帥諸將濟江休之兵臨峭岸裕軍士無
能登者裕自被甲欲登諸將諫不從怒愈甚主簿謝晦前

抱持裕裕抽劔指晦曰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將軍胡藩以刀頭穿岸方谷足指騰之而上隨者稍衆直前力戰休之兵稍却裕兵乘之休之兵遂秦遣姚大潰裕克江陵休之宗之皆走軌留石城

弼將兵守秦州秦廣平公弼諸姚宣於秦王典與遣使就杏城收宣下獄命弼將三萬人

守秦州尹昭曰廣平公與太子不平今握強兵於外陛下不諱社稷必危與不從**夏攻秦**

杏城拔之○北涼攻西秦拔廣武○青兗

參軍司馬道賜殺其刺史劉敬宣道賜宗室疎屬也殺

敬宣以應司馬休之為敬宣府吏所殺**司馬休之出奔秦秦以為**

揚州刺史劉裕遣兵攻破石城休之與魯宗之軌等俱奔秦宗之素得士民心爭為之衛送出

覺追兵盡境而還休之至長安秦王興以為揚州刺史使侵擾襄陽尋復使宗之將兵寇襄陽未至而卒**太**

尉裕劔覆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北

涼遣使上表內附益州刺史來齡右遣使詣北涼使詣闕石且上表言信聞車騎將軍裕欲清中原願為右翼驅除戎虜**秋七月晦日食**

○八月太尉裕還建康○以劉穆之為左

僕射○魏荐饑魏比歲霜旱雲代民多飢死太史令鄴可得富樂嗣以問羣臣博士孫酒崔浩特進周滈曰遷

都於鄴可救今年之饑非長久計也山東人以國家居廣

莫之地人畜無厓號曰牛毛之衆今留兵守舊都分家南

徙不能甯諸州之地情見事露恐四方皆有輕侮之心且

百姓不便水土疫死必多而舊都兵少屈巧柔然將有窺

窺之心朝廷隔代千里之險難以赴救此則聲實俱損

也今居此方山東有變則輕騎南下布濩林薄之間孰能

側其多少百姓望塵懾服此國家所以威制諸夏也來春

草生重酪將出兼以菜果得及秋熟則事濟矣嗣曰今倉

庫已竭若來秋又饑則若之何對曰宜簡饑貧之戶使就

晉安帝

為嗣講易供範嗣因問天文術數浩占秦姚弼謀作

決多驗由是有寵凡軍國密謀皆預之秦姚弼謀作

亂其黨唐盛孫玄誅之弼黨唐盛孫玄誅之

八十餘日復出東井秦大旱魏太史奏熒惑在

所在於法當入危亡之國先為童謡訛言魏太史奏熒惑在

魏王嗣召名儒數人與太史議熒惑所詣魏王嗣召名儒數人與太史議熒惑所詣

神降于莘以其至之日推知其物今熒惑神降于莘以其至之日推知其物今熒惑

未二日之問庚午主秦辛為西夷熒惑其入未二日之問庚午主秦辛為西夷熒惑其入

秦送女子魏魏以為夫人秦送女子魏魏以為夫人

十二年秦主姚泓永和春正月太尉裕自加秦主姚泓永和

都督二十二州軍事○秦姚弼姚愔作亂秦主姚泓永和

伏誅秦王興卒太子泓立秦主姚泓永和

長安弼黨侍郎尹冲謀因泓出迎殺之長安弼黨侍郎尹冲謀因泓出迎殺之

皆不果興既入宮命泓錄尚書事東平公皆不果興既入宮命泓錄尚書事東平公

弼第中甲仗內之武庫興疾轉篤南陽公弼第中甲仗內之武庫興疾轉篤南陽公

甲攻端門興力疾臨前殿賜弼死禁兵見興甲攻端門興力疾臨前殿賜弼死禁兵見興

姚愔等大敗興乃引紹及姚讚梁喜尹昭欽姚愔等大敗興乃引紹及姚讚梁喜尹昭欽

遺詔明日卒泓秘不發喪捕措誅之乃即位遺詔明日卒泓秘不發喪捕措誅之乃即位

月太尉自加中外大都督戒嚴伐秦詔遣月太尉自加中外大都督戒嚴伐秦詔遣

琅邪王德文脩敬山陵○氏王楊盛攻秦琅邪王德文脩敬山陵○氏王楊盛攻秦

拔祁山殺其守將姚嵩○夏攻秦克上邽拔祁山殺其守將姚嵩○夏攻秦克上邽

陰密安定雍城秦遣兵擊卻之復取安定陰密安定雍城秦遣兵擊卻之復取安定

○秋八月太尉裕督諸軍發建康○秋八月太尉裕督諸軍發建康

裕裕以璉珣治金塔命碎之以賜其征將士以出子義符

為中軍將軍監留府事劉穆之領軍司入居東府摠攝內

外司馬徐羨之副之遂發建康遣將軍王鎮惡檀道濟將
步軍自淮淝向許洛朱超石胡藩趨陽城沈田子傳弘之
趨武關沈林子劉遵考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以王仲
德督前鋒開鉅野入河穆之謂鎮惡曰公今委卿以伐秦
之任卿其勉之鎮惡曰吾不克關中誓不復濟江穆之內
德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擁滯求許咨稟盈塔蒲
室穆之目覽耳聽手吞口酬不相參涉悉皆贈舉又喜賓
客談笑無倦裁有閑暇手自寫書尋覽校定性奢豪食必
方丈末嘗獨餐嘗白裕曰穆之家本貧賤賒生多闕自叨
忝以來朝夕所須微為過豐然此外一毫不以負公裕至
彭城王鎮惡檀道濟入秦境所向皆捷秦諸屯守望
風歛附道濟遂至許昌沈林子自汴入河克倉垣

州刺史王仲德入魏滑臺
仲德水軍入河將逼

建弃城北獲仲德入城宣言曰晉本欲以布帛七萬匹假
道於魏不謂守將遽去魏主嗣問之遣叔孫建公孫表引
兵濟河斬尉建於城下呼晉軍問以侵寇之狀仲德使人
對曰劉大尉使王征虜自河入洛掃清山陵借空城以息
兵行當西引無損於好也嗣又使建問裕裕謝之曰洛陽
晉之舊都而羗據之諸栢宗族休之兄弟晉之蠹也而羗

收之晉欲伐之故假道
於魏非敢為不利也
冬十月將軍檀道濟克

洛陽
秦陽城榮陽皆降檀道濟等兵至成臯秦陳留公
軍趙玄言於光曰今晉寇益深眾寡不敵若出戰不克則
大事去矣宜攝諸戎之兵固守金墉以待西師之救金墉
不下晉必不敢越我而西是我戰而坐收其弊也司馬
姚禹陰與晉通言於光曰殿下以英武之略受任方面今
嬰城示弱得無為朝廷所責乎光然之遣玄將兵千人南
守柏谷玄泣曰玄受三帝重恩所守正有死耳但明公不
用忠言為姦人所誤後必悔之既而成臯虎牢皆來降道
濟等長驅而進玄戰敗被十餘創其司馬蹇鑒冒刃抱玄
而泣玄曰吾創已重君宜速去鑒曰將軍不濟鑒去安之
與之皆死姚禹踰城奔道濟道濟遂進逼洛陽光出降道
濟獲秦人四千餘議者欲盡坑之道濟曰吊民伐罪
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夷夏咸悅歸者日衆

遣司空高密王恢之脩謁五陵
○十二月

大尉裕自加相國揚州牧封宋公備九錫

安帝

復辭不受

裕遣長史王弘還建康諷朝廷求九錫時

懼發病詔以裕為相國總百揆封十

郡為宋公備九錫之禮裕辭不受西秦遣使內附

西秦王熾磐遣使詣太尉裕求擊

秦自效裕以為平西將軍河南公秦蒲坂守將姚

懿反伏誅

魏丁零翟猛雀作亂魏討平

之

猛雀驅略吏民入白嶺山為亂魏內都大官張蒲冀

州刺史長孫道生討之道生欲進兵蒲曰吏民非樂

為亂為猛雀所迫脅耳今不分別并擊之雖欲返善其道

無由必同力據險以拒我未易猝平也不如先遣使喻之

以不與猛雀同謀者皆不坐則必喜而離散矣道生從之

降者數千家使復其業猛雀與其黨出走蒲等追討悉誅

巳丁

十三年

秦永和二年魏泰常二年西凉公李歆嘉春

正月朔日食

秦朝會前殿君臣相泣秦安定守將姚恢

反伏誅

晉師之遺許昌也秦東平公紹言於秦主泓曰

畿可得精兵十萬雖晉夏交侵猶不亡國僕射梁喜曰齊

公恢有威名為嶺北所憚且鎮人已與夏為深仇理應無

貳勃勃終不能越安定而寇京畿若無安定則虜馬至鄙

矣今關中兵足以拒晉無為豫自損削也泓從之吏部郎

懿橫密言曰恢有忠勳今未加殊賞而置之死地安定人

以孤危逼寇思南遷者十室而九若恢擁之以向京師得

不為社稷之憂乎宜徵還以慰其心泓又不聽至是恢帥

鎮戶三萬八千趨長安移檄州郡長安大震泓使東平公

紹擊之恢太尉裕引水軍發彭城。二月西

凉公李暠卒

世子歆立

暠寢疾遺命長史宋繇

子也善訓導之及卒官屬奉世子歆為凉公以繇錄三府

事謚高曰武昭王初暠司馬索承明勸暠伐北凉暠謂之

曰蒙遜為百姓患孤豈忘之願勢力未能除耳卿有必禽

晉安帝

阿柴稍用兵侵併旁小種
地方數千里遂為疆國
三月將軍王鎮惡攻

潼關與秦太宰姚紹戰大破之
王鎮惡進軍

沈林子自陝北渡河拔襄邑堡攻尹昭於蒲阪不克秦主
泓以東平公紹為太宰封曾公督將軍姚鸞寺少騎王萬
守潼關遣別將姚驢救蒲阪林子謂道濟曰蒲阪城堅兵
多不可攻自費矣道濟從之三月至潼關紹引兵出戰道濟
等奮擊大破之紹退屯定城據險拒守遣姚鸞屯大路絕
晉糧道晉獲鸞別將尹雅將殺之雅曰夷夏雖殊君臣之
義一也晉以大義行師獨不使秦有守節之臣乎乃免之
林子夜襲殺鸞紹又遣東平公讚
屯河上以斷水道林子擊走之
太尉裕遣使假

道於魏魏遣兵屯河北裕遂引兵入河

將水軍自淮泗入清河將沂河西上先遣使假道於魏秦
主泓亦遣使求救於魏魏主嗣使羣臣議之皆曰潼關天
險劉裕以水軍攻之甚難若登岸北侵其勢甚易裕聲言
伐秦其志難測且秦婚姻之國不可不救宜發兵斷河上

流勿令得西岸若曰裕圖秦久矣今乘其危而伐之其
必取若過其上流裕心忿矣必上岸北侵是我代秦受敵
也今柔然寇邊民食又乏若復與裕為敵南赴則北寇愈
深救北則南州復危非良計也不若聽裕西上然後屯兵
以塞其東使裕克捷必德我之假道不捷吾不失救秦之
名此策之得者也且南北異俗借使國家弃恒山以南裕
必不能以兵越之兵守之安能為吾患且夫為國計者推
社稷是利豈頭一女子乎議者猶曰裕西入關則恐吾斷
其後北上則姚氏必不能出關助我此必聲西而實北也
嗣乃遣長孫嵩阿薄干等將兵十萬屯河北岸裕乃引軍
入河而使將軍弘農人送義租給王鎮惡等

軍初劉裕命鎮惡等若克洛陽須大軍俱進鎮惡等乘

重還赴大軍沈林子按劍怒曰相公志清六合今許洛已
定開右將平事之濟否繫於前鋒奈河沮乘勝之氣棄垂
成之功乎且大軍尚遠賊眾方盛雖欲求還亦不可得下
官授命不顧今日之事當為將軍辦之但未知二三君子
將何面以見相公之旗鼓耳鎮惡等遣使馳告裕求糧援
裕呼使者開舫北戶指河上魏軍以示之曰我語令勿輕

晉安帝

進今岸上如此何由得遣軍鎮惡乃至夏四月太尉弘農說諭百姓競送義租軍食復振

裕遣兵擊魏兵於河上大破之魏人以數千騎緣河隨裕

軍西行船有漂渡北岸者輒為魏人所殺掠裕遣軍擊之輒走退則復來四月裕遣丁昨帥仗士七百人車百乘渡

北岸去水百餘步為却月陣兩端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堅一白眊裕先命朱超石戒嚴眊舉超石帥二千人馳

赴之魏人以三萬騎圍之四面肉薄弩不能制超石斷稍千餘皆長三四尺以大鎚鎚之一稍輒洞貫三四人魏兵

奔潰斬其將阿薄干魏主將軍沈林子擊秦姚嗣乃恨不用崔浩之言

紹破之紹病卒秦魯公紹遣兵屯河北之九原絕晉糧援沈林子邀擊破之殺獲殆盡紹

憤恚嘔血以兵屬太尉裕入洛陽齊郡太守王懿降魏上書言劉

東平公讚而卒裕在洛宜發兵絕其歸路可不戰而克魏主嗣善之以問

崔浩曰劉裕克乎對曰克之嗣曰何故對曰姚興好事虛名而少實用子泓懦弱兄弟垂爭裕乘其危兵精將勇何

故不克嗣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垂藉父兄之資脩復

故業國人歸之易以立功裕奮寒微不階尺土討滅羣盜所向無前其才優矣嗣曰裕既入關不能進退我以精騎

直擣彭城裕將若之何對曰今屈可柔然伺我之隙而諸將用兵皆非裕敵與兵遠攻未見其利不如靜以待之裕

克秦而歸必篡其主關中華戎雜錯風俗勁悍裕欲以荆揚之化施之函秦此無異解衣包火張羅捕虎雖留兵守

之人情未洽趨向不同適足資敵耳願且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為國家之有可坐而守也嗣笑曰卿料之審

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將相若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幼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

馬德宗之曹操也嗣曰屈巧何如對曰屈巧國破家覆寄食姚氏受其封植不思報恩而乘時微利盜有一方結怨

四鄰雖能縱暴於一時終為人所吞耳嗣大悅語至夜半賜御縹膠十觚水精盃一兩曰朕味卿言如此故欲共饗

其美然猶命長孫嵩叔孫建各簡精兵伺裕西過南侵彭沛魏置六部大人天

地四方為號秋七月將軍沈田子入武關八命諸公為之

月秦主泓自將擊之大敗而還沈田子傳弘之入武關秦

晉安帝

成將皆委城走田子等進屯青泥八月太尉裕至閩鄉秦主泓欲自將禦裕恐田子等襲其後欲先擊滅田子等然後領國東出乃帥步騎數萬奄至青泥田子本為疑兵所領裁千餘人間泓至欲擊之弘之以眾寡不敵止之田子曰兵費用奇不必在眾今眾寡相懸勢不兩立若彼圍既固則我無所逃矣不如乘其始至營陳未立而先薄之可以有功遂進兵秦兵合圍數重田子慰撫士卒曰諸君遠來正求此戰死生一決封侯之業於此在矣士卒皆踊躍鼓譟執短兵奮擊秦兵大敗斬萬餘級泓奔還霸上

鎮惡帥水軍自河入渭大破秦兵遂入長

安秦主泓出降 俗至潼關王鎮惡請帥水軍自河入渭以趨長安裕許之秦主泓使姚不

守渭橋以拒之鎮惡泝渭而上乘蒙衝小艦行船者皆在船內秦人但見艦進驚以為神至渭橋鎮惡令軍士食畢皆持仗登岸後者斬既登即密使人解放舟艦渭水迅急倏忽不見乃喻士卒曰此為長安北門去家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今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無它歧矣乃身先士卒眾騰踊爭進大破姚不軍泓引兵

救之為敗卒所蹂踐不戰而潰鎮惡入自平朔門泓將出降其子佛念年十一言於泓曰晉人將逞其欲雖降必不免不如引決泓撫然不應佛念登宮牆自投死泓乃將妻子羣臣詣壘門降鎮惡以屬更城中夷晉六萬餘戶鎮惡以國恩撫慰號令

九月太尉裕至長安送姚泓

鎮惡性貪盜秦府庫不可勝紀裕至知記里鼓指南車送建康餘金帛珍寶皆以頒將士送姚泓至建康斬之議將遷都洛陽王仲德曰暴師日久士卒思歸未可議也北凉王蒙遜聞裕滅秦怒甚門下校郎劉祥入言事蒙遜曰汝聞劉裕入關敢研研然也斬之

人進據安定 夏王勃勃聞裕伐秦曰裕取關中必矣然不能久留必將南歸若留子弟及諸

將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乃秣馬養士進據安定嶺北郡縣皆降之裕遣使遺勃勃書約為兄弟勃勃報之

十月魏遣將軍刁雍屯固山 韓延之刀雍等

皆降魏休之尋卒刀雍表求南鄙自效魏以為將軍使聚眾向濟間擾徐兗劉裕遣兵討之不克雍進屯固山眾至

晉安帝

二萬太尉裕自進爵為王增封十郡復辭不受。○十一月劉穆之卒。○十二月太尉裕

東還留子義真都督雍梁秦州軍事

裕欲留長

安經略西北而諸將佐又役思歸多不欲留會聞劉穆之卒裕以根本無託決意東還欲以王弘代穆之謝晦曰休元輕易不若姜之乃以徐羨之為丹楊尹管留任而以次子義真為安西將軍守關中王脩為長史王鎮惡為司馬沈田子毛德祖傳弘之皆為參軍從事先是隴上流戶寓關中者望因兵威得復本土至是知裕無復西略之意皆歎息失望關中人素重王猛而具役也鎮惡功為多故南人忌之沈田子與鎮惡爭功尤不平裕將還田子等屢言鎮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裕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以有備唯故也語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餘人何懼鎮惡邪二三秦父老聞裕將還詣門流涕曰殘民不霑王化於今百年始覩衣冠人人相賀捨此欲何之乎裕為之愍然慰喻遣之十二月裕發長安自洛入河開汴渠以歸義真生十一年矣司馬公曰古人有言疑則勿任任則勿疑裕既委

鎮惡以關中而復與田子有後言是關之使為亂也惜乎百年之寇千里之士得之艱難失之造次荀子曰兼并易

能也堅疑魏置南雍州秦雍人流入魏竟以萬數魏之難信哉

治洛陽以撫之讚善招懷夏王勃勃遣兵向長

流民歸之者三倍其初

安夏王勃勃聞劉裕東還大喜召王買德問計買德曰

成篡事不暇復以中原為意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

青泥上洛南北之險宜先遣遊軍斷之東塞潼關絕其水

陸之路然後傳檄三輔施以恩德則義真在網罟之中不

足取也勃勃乃使其子瓌帥騎二萬向長安別將屯青泥

及潼關而自將大軍為後繼

十四年魏泰常三年春正月王鎮惡沈田子

帥師拒夏兵田子矯殺鎮惡安西長史王脩討田子斬之參軍傅弘之擊夏兵却之

晉安帝

夏赫連瓚至渭關中民降之者屬路沈田子將兵拒之畏其眾盛不敢進王鎮惡聞之曰公以十歲兒付吾屬當共竭力而擁兵不進虜何由得平遂與田子俱出田子與鎮惡素有相圖之志至是益忿懼軍中又訛言鎮惡欲盡殺南人據關中反田子遂請鎮惡至傳弘之營計事因弄人語使人斬之矯稱受太尉令義真與王脩被甲登門以察其變脩執田子數以專戮而斬之弘之破夏兵夏兵乃退

琅邪王德文還建康。以劉義隆為荊州刺史

劉裕欲以世子義符鎮荊州張邵諫曰儲貳之重四海所繫不宜居外乃以義隆為荊州刺史以到

彦之張邵王曇首王華等為參佐義隆尚幼府事皆決於邵裕謂義隆曰曇首沈毅有器度宰相才也汝每事諮之

三月遣使如魏。夏五月魏人襲燕不克

初和龍有赤氣四塞蔽日自寅至申太史令張穆言於燕王跋曰此兵氣也今魏方疆而執其使者臣竊懼焉至是魏遣長孫孫道生帥兵襲燕拔乙連城進至和龍跋

六月

太尉裕始受相國宋公九錫之命裕既受命氏為太妃以孔靖為尚書令王弘為僕射傅亮蔡廓為侍中謝晦為右衛將軍殷景仁為秘書郎靖辭不受景仁學

不為文敏有思致口不談義深達理體至於國典朝儀舊章記注莫不撰錄識者知其有當世之志

冬十月

月以西凉公李歆為鎮西大將軍歆遣使來

有是命仍魏天部大人白馬公崔宏卒

劉義真殺其長史王脩關中大亂十一月

夏王勃勃陷長安義真逃歸劉義真賜與無節

右比皆怨諸脩欲反義真殺之於是人情離駭莫相統一義

真悉召外兵閉門拒守關中郡縣悉降於夏夏王勃勃進

據咸陽長安樵采路絕劉裕聞之使蒯因召義真東歸而後徐行若關右必不可守可與義真俱歸十一月齡石至

晉安帝

過十里傅弘之諫不聽赫連瑋帥眾追之弘之前思斷後力戰連日至青泥大敗為夏兵所禽義真左右盡散獨逃草中參軍段宏追尋得之束之於背單馬而歸義真曰今日之事誠無筭略然丈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勃勃欲降傅弘之弘之不屈叫罵而死勃勃積人頭為京觀號鬪骸臺長安百姓逐朱齡石齡石焚宮殿奔潼關夏兵追殺之勃勃入長安大饗將士舉觴屬王買德曰卿往日之言一莽而驗可謂筭無遺策矣裕聞青泥之敗未知義真存亡怒甚刻日北伐謝晦諫以士卒疲弊請俟它年鄭鮮之亦言今諸州大水民食寡乏三吳羣盜攻沒諸縣皆由困於征役故也江南士庶引領顛顛以望返旆聞更北出不測還期臣恐返顧之憂更在腹心也會知義真得免乃止但登城北望慨然流涕而已以段

夏主勃勃稱皇帝

彗星見

○彗星見 餘日出天津入大微經北斗絡紫微八十分今四海分裂咎在何國朕甚畏之卿其無隱崔浩曰災異之興皆象人事人事無釁又何畏焉昔王莽將篡星變如此今國家主尊臣卑民無異望晉室陵夷危亡不遠彗之為異其劉裕將篡之應乎 十二月宋公

劉裕弒帝于東堂奉琅邪王德文即位

議云昌明之後尚有二帝乃使中書侍郎王韶之與帝左右密謀弒帝而立德文德文常在帝左右韶之不得間會德文有疾出居於外韶之以散衣縊之帝於東堂裕因稱遺詔奉德文即位以

為涼州刺史

蒙遜稱藩故有是命

恭皇帝元熙元年

魏泰常四年夏真興元年

春正月立皇

后褚氏葬休平陵

夏人陷蒲坂

夏人攻蒲

坂毛德祖不能禦全軍歸彭城劉裕以德祖為滎陽太守戍虎牢

士韋祖思

夏主勃勃徵隱士京兆韋祖思既至恭懼過甚勃勃怒曰我以國士待汝汝乃以非

類遇我汝昔不拜姚興今何獨拜我我在汝猶不以我為帝王我死汝曹弄筆當置我於何地邪遂殺之

主勃勃還統萬

夏羣臣請都長安夏主勃勃曰朕豈不知長安帝都沃饒險固然統萬距

晉恭帝

魏境裁百餘里朕在長安統萬必危若在統萬則魏必不
敢濟河而西諸卿適未見此耳乃置南臺於長安以赫連
瑣錄尚書事而還勃勃性驕虐視民如草芥常置弓劍於
側羣臣逆視者鑿其目笑者決其唇諫者先截其舌然後

斬宗室司馬楚之據長社劉裕誅翦宗室之有

死楚之亡匿蠻中及從祖休之奔秦楚之乃亡之汝穎間
聚眾以謀復讎楚之少有英氣折節下士有眾萬餘屯據

長社裕使沐謙往刺之楚之待謙甚厚謙未得間乃夜稱
疾欲因楚之問疾而刺之楚之果自費藥往視清意勤篤

謙不忍發乃出匕首以狀告曰將軍深為劉裕所忌願
勿輕率以自保全遂委身事之為之防衛轉屯柏谷塢夏

四月魏主嗣有事於東廟助祭者數百國西涼地震

星隕涼公歆用刑過嚴又好治宮室從事中郎張顯上

疏曰涼土三分勢不支又兼并之本在於於務農懷
遠之略莫如寬簡今陰陽失序風雨乖和是宜減膳徹懸

側身修道而更繁刑峻罰繕築不止殆非所以致興隆也
沮渠蒙遜胡夷之傑內脩政事外禮英賢攻戰之際身先

士卒百姓懷之樂為之用臣謂殿下非但不能平殄蒙遜
亦懼蒙遜方為社稷之憂也主簿紀稱亦諫曰天之子愛

人主殷勤至矣故政之不脩下災異以戒告之改者雖危
必昌不改者雖安必亡屬者謙德堂陷劾殺地裂昏霧四

塞日赤無光狐上南門地頻五震星隕建康皆變異之大
者也昔年西平地裂狐入殿前而秦師奄至姑臧門崩隕

石於堂而梁熙見殺及段業補制二年之中地震五十餘
所而先王龍興蒙遜篡弑此皆目前之成事殿下所明知

願亟罷宮室之役止遊畋之娛禮賢愛民以應天變歆皆
不從秋七月宋公裕始受進爵之命移鎮壽

陽○冬十月以劉義真為揚州刺史劉裕

真刺揚州鎮石頭蕭太妃謂裕曰道憐汝布衣兄弟宜用
為揚州裕曰揚州根本事務至多非道憐所了太妃曰彼

年出五十豈不如汝十歲兒邪裕曰義真雖為刺史而事
悉由寡奴道憐年長若不親事則於德望不足矣道憐愚

鄙貪縱故十一月朔日食○十二月宋王裕

加殊禮進太妃為太后果世子曰太子

晉恭帝

二年

宋高祖武帝劉裕永初元年魏太宗明元帝拓拔

世祖赫連勃勃真興二年燕太祖馮跋太平十一年北涼

武宣王沮渠蒙遜玄始八年西涼公李恂永建元年○是

歲晉亡宋夏四月長星出竟天六月宋王裕

還建康稱皇帝廢帝為零陵王以兵守之

宋王裕欲受禪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言曰相

玄篡位鼎命已移我唱義興復平定四海功成業著遂荷

九錫今年將衰暮崇極如此物忌盛蒲非可久安今欲奉

還爵位歸老京師羣臣莫喻其意日晚坐殿中書令傅亮

乃悟叩乘請見曰臣暫宜還都裕解其意無復它言亮出

見長星竟天拊髀歎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亮至建

康四月徵裕入輔裕留子義康鎮壽陽以參軍劉湛為長

史決府事湛自幼年即有宰物之志常自比管葛博涉書

史不為文章不喜談議裕甚重之六月裕至建康亮具詔

草使帝書之帝欣然操筆謂左右曰相玄之時晉氏已無

天下重為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書

赤紙為詔遜于琅邪第百官拜辭秘書監徐廣流涕哀慟

裕為壇於南郊即位廣又悲感流涕侍中謝晦謂之曰徐

公得無小過廣曰君為宋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悲歡之

事固不可同宋主臨太極殿大赦改元其犯鄉論清議一

皆蕩滌與之更始奉晉恭帝為零陵王即宮于故秣陵縣

使將軍劉遵考將兵防衛裴子野曰昔重華受終四凶流

放武王克殷頑民遷洛天下之惡一也鄉論清議除之過

矣宋尊王太后為皇太后及即位春秋已高每

旦入朝未嘗失時刻宋改晉封爵封拜功臣子弟有差

宋以晉氏封爵當隨運改獨置始興廬陵始安長沙康樂

五公奉王導謝安溫嶠陶侃謝玄之祀以道憐為太尉封

長沙王徐羨之等秋宋交州刺史杜慧度擊林

增位進爵各有差

邑大破降之

王蒙遜誘西涼公歆與戰殺之遂滅西涼

北涼王蒙遜欲伐西涼先引兵攻秦浩豐既至階師還屯

川巖涼公歆欲乘虛襲張掖宋繇張體順切諫不聽太后

晉恭帝

慧度為政纖密一如治家吏民畏而愛之城門夜開道不拾遺

北涼

尹氏謂曰汝新造之國地狹民希自守猶懼不足何暇伐人先王臨終殷勤戒汝深慎用兵蒙遜非汝之敵汝國雖小足為善政修德養民靜以待之彼若昏暴民將歸汝若其休明汝將事之豈得輕為舉動僥冀非望以吾觀之非但喪師殆將亡國亦不聽繇歎曰大事去矣歆將步騎三萬東出蒙遜聞之曰歆已入吾術中然聞吾旋師必不敢前乃露布西境云已克浩亶將進攻黃谷歆聞之喜進入都瀆濶蒙遜引兵擊之戰於懷城歆大敗或勸歆還保酒泉歆曰吾違老母之言以取敗不殺此胡何面目復見我母遂勒兵戰於襄泉為蒙遜所殺歆弟酒泉太守翻躬煌太守恂奔北山蒙遜入酒泉禁侵掠士民安堵以宋繇為吏部郎中委之選舉涼舊臣有才望者咸禮而用之以其子牧犍為酒泉太守索元緒行躬煌太守蒙遜還姑臧見尹氏而勞之尹氏曰吾老婦人國亡家破豈復惜生為人臣妾惟速死為幸耳蒙遜嘉而赦之娶其女為牧犍婦

八月宋立子義符為皇太子○宋為晉諸陵置守衛○冬涼李恂入躬煌稱刺史恂在躬煌有惠政索元緒驢險奸殺大失人和郡人

密信招恂恂帥數十騎入躬煌元緒東奔涼興承等推恂為刺史蒙遜遣世子政德攻之

○是歲西涼亡凡六國 春二月宋祀南郊大赦 裴子野曰郊祀天地脩歲事也赦彼有罪夫何為哉 宋以廬陵王義真為司徒徐羨之為尚書令揚州刺史傅亮為僕射○魏築苑魏主發代都六千人築苑東包白登周三十餘里 北涼屠

躬煌殺李恂於是西域諸國皆詣蒙遜稱臣朝貢 夏四月宋毀

遙祠宋詔所在遙祠自齊子文以下皆除之其先賢以勲德祠者不在此例 秋九月

宋主劉裕弒零陵王於秣陵初宋主劉裕以毒酒一罌授前琅邪

所中令張偉使酖零陵王偉歎曰酖君以求生不如死乃自飲而卒太常褚秀之侍中褚淡之皆王妃兄也王每生男裕輒令秀之兄弟殺之王深慮禍及與褚妃共處一室自煮食於牀前飲食所資皆出褚妃故宋人莫得伺其隙

南比

至是裕令淡之與兄叔度往視妃妃出別室相見兵人踰垣而入進藥於王王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復得人身百官臨于朝堂三日

冬十一月葬晉恭帝于

冲平陵○涼晉昌守唐契叛○宋豫章太

守謝瞻卒初宋臺始建瞻為中書侍郎其弟晦為右

賓客輻湊瞻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趨乃爾吾家素以恬退為業不願干豫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汝遂

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邪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及還彭城言於宋公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

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榮冠臺府福過災生其應無遠特乞降黜以保衰門晦或以朝廷密事語瞻瞻故向親舊陳

說用為戲笑以絕其言及宋主即位晦以佐命功位任益重瞻愈憂懼至是遇病不療臨終遺晦書曰吾得啓體幸

全亦何所恨弟思自勉勵為國為家

宋永初三年春宋以徐羨之為司空錄尚書

魏泰常七年

事羨之起自布衣無術學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廊廟

朝野推服咸謂有宰臣之望沈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弈碁觀戲常若未解傅亮蔡廓常言徐公曉萬事

安異同堂與傅亮謝晦宴聚亮晦才學辯博羨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

徐傳言論不後以學問為長

督雍豫等州軍事宋主有疾長沙王道憐徐羨之

羣臣請祈禱神祇不許唯使侍中謝方明以疾告宗廟而

已道濟出鎮廣陵監淮南諸軍太子多狎羣小謝晦言於

宋主曰陛下春秋既高且思行萬世神器至重不可使負

荷非才上曰廬陵何如晦曰臣請觀焉出造義真義真盛

欲與談晦不甚答還曰德輕於才非人主也出義真為都督六州諸軍南豫州刺史鎮歷陽是後大州率加都督多者或至五十州

秦雍流民入梁州宋遣使賑之○夏四月宋封楊盛為武都王○五月

宋主裕殂太子義符立宋高祖疾甚召太子義符

誠之曰檀道濟雖有幹略

南北

而無遠志難御之氣也徐羨之傅亮當無異圖謝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人也又為手詔曰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煩臨朝羨之亮晦道濟同被顧命遂殂高祖清簡寡欲嚴整有法度被服居處儉於布素遊宴甚稀嬪御至少嘗得後秦高祖從女有盛寵頗以廢事謝晦微諫即時遣出財帛皆在外府內無私藏嶺南嘗獻入筒細布一端八丈惡其精麗勞人即付有司彈太守以布還之并制嶺南禁作此布公主出適遣送不過二十萬無錦繡之物內外奉禁莫敢為侈靡性不信奇怪微時多祥瑞及貴史官審以所聞拒而不答義符即位年十七立妃司馬氏為皇后石晉恭帝女海鹽公主也七月葬初寧陵

魏立子壽為太

子監國

魏主服寒食散頻年藥發災異屢見遣中使密問崔浩曰屬者日食趙代之分朕疾彌作不愈恐一旦不諱諸子並少將若之何浩曰陛下春秋富盛行就平愈必不得已請陳警言聖代龍興不崇儲貳是以永興之始社稷幾危今宜早建東宮選賢公卿以為師傅左右信臣以為賓友入揔萬機出撫戎政如此則陛下可以優游無為願神養壽萬歲之後國有成主民有所歸姦究息望禍無自生矣皇子壽年將周星明獻溫和立子以長

禮之大經也魏主復以問長孫嵩對曰立長則順置賢則入服壽長且賢天所命也從之立壽為太子使居正殿臨朝為國副主以嵩及奚斤安同為左輔坐東廂西面崔浩與穆觀斤堆為右弼坐西廂東面百官總己以聽魏主避居西宮時隱而窺之聽其決斷大悅謂侍臣曰嵩宿德舊臣歷事四世功有社稷斤辯捷智謀名聞遐邇同曉解俗情明練於事觀達於政要識吾旨趣浩博聞彊識精察天人堆雖無大用然在公專謹以此六人輔相太子吾與汝曹巡行四境伐叛柔服足以得志於天下矣嵩實姓拔技斤姓達奚觀姓斤穆陵堆姓斤敦時魏臣出代北者姓多重複及高祖遷洛始皆改之舊史患其煩雜難知故皆從後姓以就簡易今從之魏主又以劉潔古弼盧魯元忠謹恭勤分典機要宣納辭令太子聰明大度羣臣時奏所疑帝曰此非我所知當決之汝曹國主也

六月

宋以傅亮為中書監尚書令謝晦為中書

令謝方明為丹楊尹

方明善治郡所至有能名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必且改者

冬魏遣司空奚斤督諸將擊宋

南北

取青兗諸郡宋遣南兗州刺史檀道濟救

之不絕及高祖殂沈範等奉使在魏還及河魏王遣人

追執之議發兵取洛陽虎牢滑臺崔浩諫曰陛下不以劉

裕歿起納其使貢裕亦敬事陛下今乘喪伐之雖得之不

足為美且國家今日亦未能一舉取江南也而徒有伐喪

之名竊為陛下不取臣謂宜遣人弔祭存其孤弱恤其凶

災使義聲布於天下則江南不攻自服矣况裕新死黨與

未離不如緩之待其疆臣爭權變難必起然後命將出師

可以兵不疲勞坐收淮北也魏主曰劉裕乘姚興之死而

滅之今我乘裕喪而伐之何為不可浩曰不然姚興死諸

子交爭故裕乘釁伐之今江南無釁不可比也魏主不從

假司空奚斤節使督將軍周幾公孫表伐宋十月將發公

卿議以攻城略地何先奚斤欲先攻城崔浩曰南人長於

守城昔符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大兵坐攻小城若不

時克挫傷軍勢敵得徐嚴而來我急彼銳此危道也不如

分軍略地至淮為限列置守宰收斂租穀則洛陽滑臺虎

牢更在軍北絕望南救必沿河東走不則為圍中之物何

憂其不獲也公孫表固請攻城魏主從之斤等帥步騎三

萬濟河營於滑臺之東宋司州刺史毛德祖遣程廣等將

步騎三千救之先是司馬楚之聚眾陳留之境聞魏兵濟

河遣使迎降魏以為荊州刺史使侵擾宋北境德祖遣將

戊邵陵雍丘以備之魏尚書滑稽引兵襲倉垣兵吏悉踰

參

主怒責之自將諸國兵五萬餘人南出天關為斤等聲援

十一月太子壽將兵出屯襄上斤等急攻滑臺拔之東郡

太守王景度出走司馬陽瓚為魏所執不降而死乘勝進

逼虎牢毛德祖戰屢破之魏主別遣將軍于栗磾屯河陽

謀取金墉德祖遣竇晃等拒之十二月魏王至冀州遣叔

孫建將兵徇青兗宋豫州刺史劉粹遣騎據項城徐州刺

史王仲德將兵屯湖陸于栗磾濟河與斤并力攻晃等破

之魏主遣領軍娥清閭大肥將兵會周幾叔孫建南渡河

軍於碣磔宋兗州刺史徐琰南走於是泰山高平金鄉等

郡皆沒於魏叔孫建等入青州宋遣南兗州刺

史檀道濟監征討諸軍事與王仲德共救之

宋王義符景平元春正月魏取宋金墉

魏于栗磾

宋以蔡廓為吏部尚

碑攻金

墉魏于栗

磾

年魏泰常八年

壙河南太守棄城走魏主以

栗磾為豫州刺史鎮洛陽

南比

書不受

宋以廓為吏部尚書廓謂傅亮曰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徐羨之羨之

曰黃散以下悉以委蔡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為徐下木署紙尾遂不拜于木羨之小字也選按黃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廓云然沈約曰廓固辭銓衡耻為志屈豈不知選錄同體義無偏斷乎良以主閣時難不

欲居通塞之魏以刀雍為青州刺史宋檀道濟軍于彭城任遠矣哉

魏叔孫建入臨淄所向奔潰宋青州刺史竺夔聚民保東陽城不入城者使各依據山險苻夷未移魏軍至無所得食刀雍見魏主於鄴魏主曰叔孫建等入青州民皆藏避攻城不下彼素服卿威信今遣卿助之乃以為刺史給騎使行募兵以取青州魏兵濟河向青州者凡六

萬騎雍募兵得五千人撫慰士民皆送租供軍二月魏築長城至五原二千餘里置戍以備之涼吐谷渾

入貢于宋。魏攻宋虎牢不克殺其將公孫表魏奚斤公孫表等共攻虎牢魏主自鄴遣兵助之毛德祖於城內穴地入七丈分為六道出魏圍外

募敢死士四百從穴中出襲其後魏兵驚擾斬首數百焚其攻具而還魏兵退散復合攻之益急斤別攻潁川太守李元德於許昌敗之德祖出兵與表大戰從朝至哺殺魏兵數百會斤自許昌還合擊德祖大破之初德祖在北與表有舊表有權略德祖患之乃與交通奇問密遣人誘奚斤云表與之連謀每答表書輒多所治定表以書示斤斤疑之以告魏主魏主使魏攻宋東陽城宋檀道

濟帥師救之魏主如東郡陳留叔孫建將三萬騎逼及濟南太守垣延田悉力固守時出音兵擊魏破之魏步騎繞城列陳十餘里大治攻具夔作四重塹魏人填其三重為撞車以攻城夔遣人從地道中出以大麻絙挽之令折魏人復作長圍進攻逾急歷久城壞戰士多死檀道濟至彭城以司青二州並急而所領兵少不足分赴夏四月

魏主攻虎牢不克魏主遣并州刺史伊樓拔助奚殺魏兵而將士稍零落四月魏主如成臯絕虎牢及河之路傳三日自督眾攻城竟不能下遂如洛陽觀石經遣使

南北

祀嵩高魏攻東陽城不克而退留刀雍戍尹

卯叔孫建攻東陽墮其北城三十許步刀雍請速入建不許遂不克及聞檀道濟等將至雍又謂建曰賊畏

官軍突騎以鎖連車為函陳大岷巴南處賊被監車不得方軌雍請將所募兵五千據險以邀之破之必矣時天暑

魏軍多疫建曰兵人疫病過半若相持不休兵自死盡何須復戰今全軍而返計之上也道濟軍于臨朐建等燒營

及器械而道濟以糧盡不能追坐襲以東陽城壞不可守移鎮不其城魏留刀雍鎮尹卯招集民五千餘家置二

十七營諸蠻入貢于魏初諸蠻居江淮間其後種蜀北接汝潁在魏北不甚為患及晉稍益繁昌漸為寇暴

及劉石亂中原諸蠻漸復北徙伊闕以南蒲於山谷矣涼攻晉昌克之

唐契及甥李寶奔伊吾招集遺民歸附者二千餘家臣於柔然寶恂弟子

也秦遣使入貢于魏秦王熾嘗謂羣臣曰今宋雖不足與也獨魏主奕世英武賢能為用吾將舉國而事閔之乃遣使入見于魏貢黃金二百斤并陳伐夏方略

閔

月魏拔虎牢執宋司州刺史毛德祖遂取

司豫諸郡叔孫建就奚斤共攻虎牢虎牢被圍二百日無日不戰勁兵殆盡而魏增兵轉多毀

其外城德祖於內更築三重城以拒之又毀其二重德祖唯保一城晝夜相拒將士眼皆生創德祖撫之以恩終無

離心檀道濟劉粹等皆畏魏兵疆不敢進魏人作地道以洩城中井城中人馬渴乏被創者不復出血重以飢疫魏

仍急攻之城遂陷將士欲扶德祖出走德祖曰我誓與此城俱斃義不使城亡而身存也魏主命將士得德祖者必

生致之將軍豆代田執以獻將佐皆為所虜唯冬軍范道悉定司充豫諸郡縣置守宰以撫之魏主命周幾鎮河南

河南人安之徐羨之傅亮謝晦以亡失境土上表自劾詔勿問

秋七月柔然攻北涼殺其世子政德○

冬十月魏廣西宮約恒周二十里十一月魏取宋

許昌汝陽○魏主嗣殂太子壽立魏太宗殂世祖即位

南北

自司徒長孫嵩以下普增爵位以盧魯元為中書監劉崇
為尚書令尉眷劉庫仁等八人分典四部以羅結為侍中
外都大官摠三十六曹事結時年一百七精爽不衰壽以
其忠懇親任之使乘長秋卿監典後宮出入卧內年一百
一十乃聽歸老朝廷每有大
事遣騎訪焉又十年乃卒
夫崔浩研精經術練習制度凡朝廷禮儀軍國書詔無不
關掌不好老莊書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老聃習禮仲
尼所師豈肯為敗法之書以亂先王之治乎尤不信佛法
曰何為事此胡神左右多毀之魏主不得已命浩以公歸
第然素知其賢每有疑議輒召問之浩纖妍潔白如美婦
人常自謂才比張良而稽古過之既歸第因脩服食養性
之術初嵩山道士寇謙之脩張道陵之術自言嘗遇老子
降命繼道陵為天師授以辟穀輕身之術使之清整道教
又遇神人李譜文云老子之玄孫也授以圖籙真經使之
輔佐北方太平真君出天宮靜輪之法謙之奉其書獻於
魏主朝野多未之信浩獨師受其術且上書曰聖王受命
必有天應河圖洛書皆寄言於蟲獸之文未若今日人神
按對手筆粲然辭旨深妙自古無比豈可以世俗常慮而
忽上靈之命哉帝欣然使謂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嶽迎致

魏立天師道場

魏光祿大

謙之弟子以崇奉天師顯揚新法起天師道場於平城東
南重壇五層月設厨會數千人司馬公曰老莊欲同死生
輕去就而為神仙者服餌修鍊以求輕舉鍊草石為金銀
其為術正相戾矣是以劉歆七略叙道家為諸子神仙為
方技其後復有符水禁呪之術至謙之復合而為一至
今循之其訛甚矣浩不喜佛老而信謙之之言何哉
宋景平二太祖文帝義隆元嘉元年
羊魏世祖太武帝燾始光元年

春正月宋廢其

廬陵王義真為庶人

宋主義符居喪無禮好與左
右狎暱遊戲無度特進致仕

范泰上書諫之不聽泰審之子也廬陵王義真警悟好文
而性輕易與謝靈運頗延之慧琳道人情好款密嘗云得
志之日以靈運延之為宰相慧琳為西豫州都督靈運玄
之孫也性褻傲不遵法度自謂才能宜參權要常懷憤也
延之含之曾孫也嗜酒放縱徐羨之等惡義真與兩人遊
義真故吏范晏從容戒之義真曰靈運空踈延之隘薄魏
文帝所謂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者也但性情所得未能
忘言於悟賞耳於是羨之等以為靈運延之構扇異同非
毀執政皆出為郡守始義真至歷陽多所求索執政每裁
量不盡與義真怨之表求還都參軍何尚之屢諫不聽時

南北

夷之等已密謀廢宋主而次立者應在義真乃因義真與宋主有隙先奏列其罪惡廢為庶人徙新安郡前吉陽令張約之上疏曰廬陵王少蒙先皇優慈之遇長受陛下睦愛之恩故在心必言容犯臣子之道宜在容養錄善掩瑕訓盡義方進退以漸今猥加剝辱幽徙遠郡上傷陛下常棣之篤下令遠近惟然失圖臣伏思大宋開基造次根條未繁宜廣植藩戚躬睦以道人誰無過貴能自新以武皇之愛子陛下之懿弟豈可以其一眚長致淪棄哉書奏見

殺夏五月宋徐羨之傳亮謝晦廢其主義

符為營陽王遷于吳六月弒之迎宜都王

義隆于江陵殺前廬陵王義真以謝晦行

都督荆湘等州軍事羨之等將廢義符以檀道濟

濟及江州刺史王弘入朝以謀告之謝晦聚將士於府內使中書舍人邢安泰滿盛為內應夜邀道濟同宿晦棟動不得眠道濟就寢便熟時義符出於華林園為列肆親自沽賣與左右即龍舟而寢道濟引兵入雲龍門安泰等先

誠有衛莫有禦者軍士進殺二侍者扶義符出收璽綬羣臣拜辭衛送故太子宮侍中程道惠勸羨之等立南豫州

刺史義恭羨之等以宜都王義隆素有令望乃稱皇太子

令數義符過惡廢為營陽王以義隆纂承大統遷義符於

吳使邢安泰就弒之義符多力突走出昌門追者以門闕

踣而弒之裴子野曰古者人君養子能言而師授之辭能

行而傳相之禮宋之教誨雅異於斯居中則任僕妾處外

則近趨走帥侍二職皆臺阜也制其行止授其法則導達

臧否罔弗由之言不及於禮義識不達於今古謹教者能

勸之以吝嗇狂愚者或誘之以凶慝雖有師傳多以耆文

大夫為之友及文學多以膏梁年少為之具位而已亦弗

與遊幼王臨州長中行事宣傳教命又有典籤往往專恣

竊弄威權是以本枝雖茂而端良甚寡降及太宗舉天下

而棄之亦昵比之為也嗚呼有國有家其鑑之矣○傳亮

帥行臺百官奉法駕迎義隆于江陵尚書蔡廓謂曰營陽

在吳宜厚加供奉一旦不幸卿諸人有弒主之名欲立於

世將可得邪時亮已與羨之議害義符乃馳信止之不及

南

北

羨之大怒曰與人共計議如何旋背即賣惡於人邪羨之

等遣使殺義真以荆州地重恐義隆至或別用人乃亟以

錄命除謝晦都督刺史欲令居外為援精兵舊將悉以配

之七月行臺至江陵立行門於城南題曰大司馬門傅亮帥百僚詣門上表進璽綬義隆時年十八下教曰猥以不德謬降大命願已兢悼何以克堪當暫歸朝廷展哀陵寢并與賢彥申寫所懷望體其心勿為辭費府州佐史並稱臣請榜諸門一依宮省義隆不許教網紀宥見刑原逋責諸將佐聞二王死皆疑不可東下司馬王華曰先帝有大功於天下四海所服雖嗣主不綱人望未改彥之中才寒士亮布衣諸牛受寄崇重未容遽敢背德畏廬陵嚴斷將來必不自容以毀下寬慈越次奉迎冀以見德悠悠之論殆必不然又此五人同功並位孰肯相讓就壞不執勢必不行廢主若存慮其將來受禍致此殺害蓋由貪生過深不過欲握權自固以少主仰待耳義隆曰卿復欲為宋昌邪長史王曇首南蠻校尉到彥之皆勸行乃命華留鎮荊州欲使彥之將兵前驅彥之曰了彼不反便應朝服順流若使有虞此不足恃更開嫌隙之端非所以副遠邇之望也會雍州刺史褚叔度卒乃遣彥之權鎮襄陽義隆遂發江陵引見傅亮號泣哀動左右既而問義真及少帝薨廢本末悲哭嗚咽侍側者竟能仰視亮流汗不能對乃布腹心於到彥之王華等深自結納義隆以府州文武自衛臺官衆力不得近部伍參軍朱容子抱刀處舟戶外不解帶

秋秦攻涼敗之。八月宋主義隆立

者累宜都王義隆至建康羣臣迎拜於新亭徐羨之問傅亮曰王可方誰亮曰晉文景以上人羨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不然義隆謁初寧陵還止中堂百官奉璽綬義隆辭讓數四乃受之遂即位大赦謁大廟復廬陵王先封迎其柩還建康以行荊州刺史謝晦為真晦將行問蔡廓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發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兄而以之比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為難晦始懼不得去既發喜曰今得脫矣徐羨之等進位有差有司奏車駕依故事臨華林園聽訟詔曰政刑多所未悉可如先者二公推訊乃以王曇首王華為侍中竟陵王義宣鎮石頭羨之等欲遂以到彥之為雍州之不許徵為中領軍委以戎政彥之自襄陽南下謝晦彥之不過已彥之至揚口步往江陵深柔然寇魏絃升布誠欵晦亦厚自結納由此大安

柔然寇魏

絃升

蓋可汗聞魏太宗殂將六萬騎入雲中攻拔盛樂宮魏主自將輕騎討之三日二夜至雲中絃升盡引騎圍之五十餘重騎逼馬首相次如堵將士大懼魏主顏色自若衆情乃安絃升盡弟子於陟斤為大將魏人射殺之絃升盡懼

南北

道冬十一月吐谷渾王阿柴卒弟慕瓚立

阿柴有子二十人疾病召諸子弟謂之曰先公車騎捨其子拾虔而授孤孤敢私於緯代而忘先君之志乎我死汝曹當奉慕瓚為王緯代者阿柴之長子慕瓚者阿柴之母弟叔父烏紇提之子也阿柴又命諸子各獻一箭取一箭授其弟慕利延使折之慕利延折之又取十九箭使折之不能折阿柴乃諭之曰汝曹知之乎孤則易折眾則難摧汝曹當戮力一心然後可以保國寧家言終而卒慕瓚亦有才略撫納秦涼失業之民及氐羌雜種至五六百落部

衆轉十二月魏伐柔然大獲○宕昌朝貢

于魏宕昌羌之別種也羌地東接中國西通西域長數千里各有酋帥部落分地不相統攝而宕昌最盛有民二萬餘夏世子瓚殺其弟倫倫兄昌討

瓚殺之夏王將廢太子瓚而立少子倫瓚將兵伐倫倫拒之敗死倫兄昌襲瓚殺之并其眾歸于統萬

夏王大悅立昌為太子夏王好自矜大名其四門東曰招魏南曰朝宋西曰服涼北曰平朔

宋元嘉二年魏始光二年春正月宋主始親聽

政徐羨之傅亮上表歸政三上許之羨之仍遜位還二弟徐珮之等並謂非宜勸甚苦乃復奉詔視事

月燕有女子化為男燕有女子化為男燕主以問羣臣傅權對曰西漢之末雌

雞化雄猶有王莽之禍况今女化為男男臣將為君之兆也三月魏主尊保母竇

氏為保太后魏主母竇太后杜氏之殂也太宗以竇氏恩訓導有禮世祖德之故加以尊號奉養不異所生魏以長孫嵩為太尉

長孫翰為司徒奚斤為司空○夏四月秦

襲涼于臨松敗之○魏遣使如宋始復六

月武都王楊盛卒子玄立初盛聞晉亡不改義熙年號謂世子玄曰秋秦

吾老矣當終為晉臣汝善事宋帝及卒自稱武都王遣使告喪于宋始用元嘉年號宋因而封之

南北

擊黑水羌破之。○八月夏主勃勃殂世子

昌立。○冬十月魏主伐柔然走之。魏大舉伐柔然五道

並進軍至漠南舍輜重輕騎賫十五日糧度漠擊之柔然大驚絕跡北走

宋元嘉三年春正月宋討徐羨之傅亮殺之

魏始光三年以王弘為司徒楊州刺史錄尚書事彭城

王義康都督荆湘等州軍事謝晦舉兵反

江陵初宋王在江陵孔審子為參軍及即位以為步兵校尉與侍中王華並有富貴之願疾徐羨之傅亮

專權構之於宋主帝欲誅二人并發兵討謝晦乃聲言當伐魏取河南又言拜京陵治行裝艦處分異常其謀頗壯

晦弟瞻馳使告晦晦猶謂不然江夏內史程道惠得尋陽人書言朝廷將有大變分其事已審封以示晦晦以問參

軍何承天承天對曰以王者之重舉天下以攻一州大小既殊逆順又異境外求全上計也以腹心屯義陽將軍帥

衆戰於夏口若敗即趨義陽以出北境其次也晦良久曰荆州用武之地兵糧易給聊且決戰走復何晚乃使承天

造立表檄又與參軍顏邵謀舉兵邵飲藥而死晦立幡戒嚴謂司馬庾登之曰今當自下屈卿守城登之曰親老在

都素無部眾情計二三不敢受旨晦仍問諸將佐戰士三千足守城否周起對曰非徒守城而已若有外寇可以立

功登之因請解司馬以授之晦即命超為司馬而轉登之為長史宋主以王弘檀道濟始不預廢弒之謀弘弟曇首

又所親委密使報弘且召道濟欲使討晦王華等皆以為不可宋主曰道濟止於脅從本非創謀殺害之事又所不

關吾撫而使之必將無慮道濟至乃下詔暴羨之亮晦殺二王之罪命中領軍到彥之征比將軍檀道濟以時收

又命雍州刺史劉粹等斷其走伏是日詔召羨之亮謝朓遣人報之羨之走至新林自經死亮出走被執宋主使以

詔書示之亮曰見受先帝布衣之眷遂蒙顧許黜昏立明社稷之計也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於是伏誅宋主問討晦

之策於檀道濟對曰臣昔與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練殆為少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

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以討之可未陳而擒也出王弘為侍中司徒錄尚書事楊州刺史彭城王義康為

南北

荆湘都督刑州刺史晦聞徐傳等已誅自出射堂勸兵數日間四遠投集得精兵三萬奉表稱羨之亮等忠貞橫被

生

初素皇后生皇子劬后自詳視使馳白帝曰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亡家不可舉即欲殺之帝狼狽至后

殿戶外禁之乃止以尚在諒宋主自將討謝晦二

月殺之

宋主下詔戒嚴諸軍進路以討謝晦晦帥眾二萬發江陵列舟艦自江津至于破冢旌旗蔽日

歎曰恨不得以此為勤王之師晦欲遣兵襲湘州刺史張邵何承天以邵兄茂度與晦善曰邵意趣未可知不宜遽

擊之晦以書招邵不從宋主發建康謝晦下至江口到彦之已至彭城洲庾登之據巴陵畏懦不敢進會霖雨連日

參軍劉和之曰彼此有兩耳東軍方彊唯宜速戰登之作大囊貯茅懸於帆檣云可焚艦宜須晴以緩戰期晦然之

停軍十五日乃使孔延秀攻彭城洲及洲口柵陷之諸將欲還夏口到彦之不可乃保隱圻初晦與徐傳為自全之

計以為晦據上流而道濟鎮廣陵各有彊兵委之亮居中秉權可得持久至是聞道濟來惶懼無計道濟既至與彦

之軍合晦始見艦數不多不即出戰至晚因風帆上前後連咽西人離沮無復鬪心一時皆潰晦夜還江陵先是宋

主遣劉粹自陸道帥步騎襲江陵周超逆戰破之晦舊與粹善又其子曠之為參軍宋主疑之王弘曰粹無私必無

憂也及受命南討一無所顧晦亦不殺曠之遣還粹所俄而晦敗問至超詣彥之降晦眾散略盡乃攜其弟遜等北

走為人所執檻送建康河承天自歸於彥之彥之因監荆州府事於是誅晦晦及其同黨孔延秀周超等晦友彭城

王妃被髮徒跣與晦訣曰大丈夫當橫尸戰場奈何狼籍都市晦之走也左右皆棄之唯延陵蓋追隨不捨宋主以

蓋為鎮軍功曹督護三月宋以謝靈運為秘書監顏延

之為中書侍郎

宋主還建康既徵靈運延之用之又以慧琳善談論因與議朝廷大事遂

參權要賓客輻湊四方贈賂相係琳著高履被貂裘置通呈書佐會稽孔覲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履失所矣

夏五月宋以檀道濟為江州刺史到彥之

為南豫州刺史○宋遣使巡行郡縣遣散

南北

侍表俞等十六人分行諸州郡縣觀察
宋主親臨聽

史政訪求民隱又使郡縣各言損益
訟 括談有重名關署文按初不省讀嘗預聽訟上問以

疑獄故弘不對上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敬
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正自不解上甚不悅雖加禮敬不

復以時六月宋以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
湛為侍中謝弘微為黃門侍郎

為上所親任與已相埒自謂力用不盡每歎息曰宰相頓
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是時宰相無常官惟人主所與議

論政事委以機密者皆宰相也亦有任侍中而不為宰相
者然尚書令僕射中書監令侍中侍郎給事中皆當時要

官也華與劉湛王曇首殷景仁俱為侍中風力局幹冠冕
一時黃門侍郎謝弘微與華等皆宋主所重當時號曰五

臣弘微精神端審時然後言婢僕之前不妄語笑由是尊
卑小大敬之若神從救混特重之常曰微子異不傷物同

不害正吾無間然初混尚晉晉陵公主混死詔絕婚公主
悉以家事委弘微混仍由宰輔僕千人唯有二女年數

歲弘微為之紀理生業一錢尺帛皆有文簿九年而晉亡
公主降號東鄉君聽謝氏入門室宇倉廩不異平日田

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
人僕射為不亡矣親舊見者為之流涕及東鄉君卒公私

咸謂貲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役應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取
自以私祿葬東鄉君混女夫殷歡好擣蒲奪其妻妹及伯

母兩姑之分以還戲責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或
譏之曰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朝戮責卿親而不言譬

棄物江海以為兼耳弘微曰親戚爭財為鄙之甚今內人
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乎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

後豈復見關也宋主欲封王曇首王華等拊御牀曰此坐
非卿兄弟無復今日因出封詔示之曇首固辭曰近日之

事賴陛下英明罪人斯得臣等
宋遣使如魏○秋秦

豈可因國之災以為身幸乃止

攻涼夏襲秦苑川秦師還○宋大旱蝗○

冬十月魏主自將攻夏

孫嵩等皆曰赫連土著未能為患不如先伐蠕蠕若追而
及之可以大獲不及則獵於陰山取其禽獸皮角以充軍

南北

實太常崔浩曰蠕蠕鳥集獸逃舉大眾追之則不能及輕
兵追之又不足以制敵赫連氏土地不過千里政刑殘虐
人神所棄宜先伐之魏主亦聞夏祖殂諸子相圖國人不
不安欲伐之嵩等曰彼若城守以逸待勞大檀聞之乘虛
入寇此危道也浩曰往年以來熒惑再守羽林鈞已而行
其占秦亡今年五星并出東方利於西伐天人相應不可
失也於是遣奚斤襲蒲阪周幾襲陝城以薛謹為鄉導魏
主欲以李順撫前驅之兵崔浩曰順誠有籌略然其為人
果於去就不可專委乃十一月夏攻秦入枹罕
止浩與順由是有隙

○魏主入統萬別將取蒲阪及長安

魏主入統萬別將取蒲阪及長安魏主
行至
君子津會天暴寒水合帥輕騎濟河襲統萬夏主方燕羣
臣魏師奄至上下驚擾夏主出戰而敗退走入城門未及
閉魏豆代田帥眾乘勝入西宮焚其西門宮門閉代田踰
垣而出魏分兵四掠殺獲數萬魏主謂諸將曰統萬未可
得也它年當與卿等取之乃從其民萬餘家而還夏弘農
太守不戰而走魏師乘勝長驅遂入三輔蒲阪守將棄城
奔長安奚斤遂克蒲阪夏主之弟助興自長安奔安定十
二月斤入長安秦雍氏羌皆降河西王蒙遜及氏王楊玄

魏罷漏戶緡以屬郡縣

聞之皆遣魏初得中原
使附魏魏初得中原
興中詔采諸漏戶令輸繒帛不隸郡縣
賦役不均是歲始詔罷之以屬郡縣

春正月魏主還平城

魏主還平城魏主還平城
魏主還平城魏主還平城
魏主還平城魏主還平城

謁京陵

謁京陵初高祖命藏微時耕具以示子孫帝至故宮見
有慙色近侍或進曰大舜躬耕歷山伯禹親事
水土陛下不觀遺物安知先

○宋前交州刺史杜弘文卒

宋前交州刺史杜弘文卒弘文有疾被徵
自輿就路或勸
之待病愈弘文曰吾杖節三世常欲投軀帝庭

主發平城

主發平城魏奚斤與夏平原公定相持於長安魏主
欲乘虛伐統萬五月發平城命將軍陸倕
督諸軍鎮大磧以備秦然魏主至拔鄰山築城捨輜重以
輕騎三萬倍道先行羣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朝夕可拔

南北

不若與步兵攻具一時俱往帝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必
不得已然後用之今以步兵攻具皆進彼必懼而堅守若
攻不時技食盡兵疲外無所掠進退無地不如以輕騎直
抵其城彼見步兵未至意必寬弛吾羸形以誘之彼或出
戰則成擒矣吾軍去家二千餘里又隔大河所謂置之死
地而後生者也以攻城則不足決戰則有餘矣遂行之宋

中護軍王華卒。六月朔日食。夏主及

魏主戰于統萬敗走上邽魏取統萬

萬分軍伏於深谷以少衆至城下夏將狄子玉降言夏主

聞有魏師召平原公定定曰統萬堅峻未易攻拔待我擒

奚斤然後徐往內外擊之茂不濟矣故夏主堅守以待之

魏主患之乃退軍以示弱遣娥清及永昌王健西掠居民

魏軍士有亡奔夏者言魏軍糧盡輜重在後步兵未至且

急擊之夏主從之將步騎三萬出城長孫翰等皆言夏兵

步陳難陷宜避其鋒魏主曰遠來求賊唯恐不出今既出

矣乃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衆偽遁引而疲之

夏兵為兩翼鼓譟追之行五六里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

沙晦冥官者趙倪曰今風雨從賊上來我向彼背天不助

人願搆騎避之崔浩叱之曰是何言也吾千里制勝一日

之中豈得變易賊貪進不止後軍已絕且隱軍分出奄擊

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魏主曰善乃分騎為左右隊以

持之魏主馬蹶而墜幾為夏兵所獲拓跋齊以身捍蔽魏

主騰馬得上身中流矢奮擊不輟夏衆大潰魏人乘勝逐

夏主至城北夏主遂奔上邽魏主微服逐奔者入其城夏

人覺之諸門悉閉魏主與齊等入其宮中得裙繫之繫上

乘之而上僅乃得免明日入城獲夏王公卿校及婦女以

南

秋八月魏主還平城

魏主壯健驚勇臨城對陳親

秦遣使入貢于魏

擊夏魏主還以常山王素為

征南大將軍假節鎮統萬

不許固請許之給兵萬人馬

三千匹并留娥清丘堆使共

上邽鳩合餘燼今因其危滅

之為易請益鎧馬平昌而還

間統萬破奔上邽魏主詔奚

斤等班師斤言赫連昌亡保

民如此欲不亡得乎納夏出

祖三女為貴人夏平原公定

斧臺榭壯大皆雕鏤圖畫被

以綺繡魏主曰叢爾國而用

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

宮墻高五仞其堅可以厲刀

不可勝計頒賜將士有差初

夏出祖性豪侈築統萬城高

萬數馬三十餘萬匹牛羊數

千萬頭府庫珍寶車旗器物

不可勝計

自若由是將士畏服咸盡死力性儉率服膳取給而已羣臣請峻京城脩宮室曰此易所謂設險守國蕭何所謂天子以四海為家不壯不麗無以重威者也魏主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屈丐蒸土築城而朕威之豈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須民力上工之事朕所未為蕭何之對非雅言也每以為財者軍國之本不可輕費賞賜皆死事勳績之家親戚貴寵未嘗橫有所及命將出師指授節度違者多致負敗明於知人或拔士於卒伍之中唯其才用所長不論本末聽察精敏下無道情賞不遺賤罰不避貴雖所甚愛之人終無寬假常曰法者朕與天下共之何敢輕也然性殘忍果於殺戮往往已殺而復悔之

夏安定降魏 ○冬十一月

魏封楊玄為南秦王

十一月魏主遣公孫軌奉策拜楊玄為南秦王及境玄不

出迎軌讓之欲奉以

晉徵士陶潛卒

潛字淵明尋陽人侃之曾

孫也少有高趣博學不群以親老家貧為州祭酒少日自解歸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後復為彭澤令不以家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在官八十餘日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

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兒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著五柳先生傳以自見徵著作郎不就妻翟氏亦與同志能安勤苦夫耕於前妻鋤於後潛自以先世為晉輔耻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是歲將復對之會卒卅號靖節先生

資治通鑑綱目卷第二十四

資治通鑑綱目第二十五

起戊辰宋文帝元嘉五年魏太武帝神麿

元年○盡西漢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凡二十三年

七年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十一年西秦王乞伏暮末永春二

月魏人及夏戰于上邽執其主昌以歸夏

赫連定稱帝於平涼魏人追之敗績夏復

取長安魏將軍尉建攻上邽夏主退屯平涼奚斤進軍

固遣雅行督租士卒暴掠不設儆備夏主襲之堆敗還城

夏主乘勝日夜鈔掠不得芻牧諸將患之監軍侍御史安

頡曰受詔滅賊今更為賊所困若不為賊殺當坐法誅進

退皆無生理而諸王公晏然曾不為計乎斤曰今以步擊

騎必無勝理當須京師救騎至合擊之頡曰今猛寇遊逸

於外吾兵被食盡不一決戰則死在旦夕救騎何可待乎

等死死戰不亦可乎斤又以馬少為辭頡曰今斂諸將所

乘可二百匹頡請募死士擊之就不能破敵亦可以折其

銳且赫連昌狷而無謀好勇而輕每自出挑戰眾皆識之

若伏兵掩擊昌可擒也斤猶難之頡乃陰與尉眷等謀選

騎待之既而夏主來攻城頡出應之夏主自出搏戰軍士

爭赴之夏主敗走頡追擒之夏平原王定收其餘眾奔還

平涼即位昌至平城魏主以妹妻之賜爵會稽公頡賜爵

西平公眷進爵漁陽公奚斤以昌為偏裨所擒深耻之乃

捨輜重齎三日糧追夏主於平涼娥清欲循水而往斤不

從自北道邀其走路夏軍將道會魏小將有罪亡歸夏告

以魏軍食少無水夏主乃分兵夾擊之魏兵大潰斤清皆

為所擒士卒死者六七千人丘堆棄輜重奔長安與高涼

王禮偕奔蒲坂夏人復取長安魏主大怒命安頡斬

丘堆代將其眾鎮蒲坂以拒之昌後竟以謀叛見殺夏

五月秦王乞伏熾擊卒世子暮末立○六

月宋以王弘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大夫范泰說弘曰天下事重權要難居卿兄弟盛

滿山降挹弘納其言遜位不許固請故有是命

秦秋秦及涼平初西秦文昭王疾病謂暮末曰吾死

之後汝能保境則善矣沮渠成都蒙

涼侵

涼侵

涼侵

涼侵

涼侵

涼侵

涼侵

涼侵

涼侵

涼侵

涼侵

涼侵

遜所重汝宜歸之至是比京因秦喪而伐之攻樂都克其外城暮末遣使許歸成都以求和蒙遜引兵還遣使入秦平祭暮末厚資送成都遣將軍王伐送之蒙遜疑之伏兵執伐以歸既而遣還并遺暮末甚厚冬十一

月朔日食○涼復攻秦

宋元嘉六年春正月宋以彭城王義康為司徒錄尚書事江夏王義恭都督荆湘等州

軍事

王弘乞解州錄以授義康宋主不許而以義康為司徒錄尚書事領南徐州刺史與弘共輔朝政弘既多疾且欲遠權由是義康專摠內外之務以義恭為荆州刺史督八州劉湛為南蠻校尉行府州事宋主與義恭書誡之曰天下艱難家國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感尋王業大懼負荷汝性褊急志之所滯其欲必行意所不存從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念裁抑衛青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于矯性齊美關羽張飛任偏同弊行已舉事深宜鑒此若事異今日嗣子幼蒙司徒當周公之事汝不可不盡祗順之理爾時天下安危決汝二人耳汝一月自用錢不可過三十萬府舍不須改作訊獄虛懷博盡愼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而從之美自歸已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獨斷之明也名器深宜慎惜爵賜尤應裁量吾於左右雖為少恩如聞外論不以為非也以貴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聲樂嬉遊不且令過蒲酒漁獵一切勿為供用奉身皆宜有節度奇服異器不宜與長又宜數引見佐史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無因得盡人情人情不盡復何由知眾事也義康欲得揚州形於辭旨以王曇首居中為宋主所親委愈不悅謂人曰王公久病不起神州詎宜卧治曇首勸弘減府中文武之半以授義康宋主聽

丁零降魏○二月宋立子劭為太子○宋以殷景仁為中領軍

以章太后早亡奉太后所生蘇氏甚謹蘇氏卒宋主臨哭欲追加封爵使羣臣議之景仁以為古典無之乃止

殺其尚書辛進

進嘗從文昭王遊陵霄觀彈飛鳥誤殺進并其五

夏四月魏主伐柔然

魏主將擊柔然羣臣皆不

欲行獨崔浩勸之尚書令劉縉等共推太史令張淵徐辯
使言曰今茲已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
舉兵北伐必敗雖克不利於上浩曰陽為德陰為刑故日
食脩德月食脩刑今出兵討罪以脩刑也比年以來月行
掩昴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眾
也願陛下勿疑淵辯曰蠕蠕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
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有何汲汲而勞士馬以伐之
浩曰淵辯言天道猶是其職至於人事非其所知此乃漢
世常談施之於今殊不合事宜何則蠕蠕本國家邊臣中
間叛去今誅其元惡收其良民令復舊役非無用也魏主
大悅既罷公卿或尤浩曰南寇伺隙而捨之北伐若蠕蠕
遠遁前無所獲後有疆寇將何以待之浩曰不然今不先
破蠕蠕則無以待南寇南人聞國家克統萬內懷恐懼故
揚聲動眾以備淮北北吾破蠕蠕往還之間南寇必不敢
動且彼步我騎彼能北來我亦南往在彼甚困於我未勞
況南北殊俗水陸異宜與之河南亦不能守以劉裕之雄
傑吞併關中留其愛子輔以良將精兵數萬猶不能守况
義隆今日君臣非裕時之比主上英武士馬精彊彼若果
來如以駒犢鬪虎狼何懼之有蠕蠕恃其絕遠謂國家力
不能制夏則散眾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抄今

掩其不備必望塵駭散牡馬護牝馬變駒驅馳難制不
得水草不過數日必聚而困弊可一舉而滅也豐勞永逸
時不可失冠謙之謂浩曰蠕蠕果可克乎浩曰必克但恐
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先是宋
主因魏使還告魏主曰汝趣歸我河南地不然將盡我將
士之力魏主聞之大笑謂公卿曰龜鼈小豎夫何能為就
使能來若不先滅蠕蠕乃是坐待寇至腹背受敵非良策也吾行決矣遂發平城

食○宋以王敬弘為光祿大夫初宋主以弘敬為尚書令

涼及吐谷渾侵秦秦敗之獲弘敬固讓表求還東故有是命

涼世子興國○柔然紇升蓋可汗大檀出

走魏主追至涿邪山秋七月引還大檀死

子敕連可汗吳提立魏主至漠南捨輜重帥輕騎兼馬襲擊柔然至粟水柔然

紇升蓋可汗先不設備遂燒廬舍絕迹西走部落四散魏主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二千里俘斬甚眾高車諸

宋魏

午庚

部乘勢抄掠柔然種類前後降魏者三十餘萬落獲戎馬百餘萬匹畜產車廬亡慮數百萬魏主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將慮有伏兵寇謙之以崔浩之言告魏主不從引兵還至黑山盡以所獲班將士既得降人言可汗被病以車自載入南山民畜窘聚方六十里無人統領相去百八十里追兵不至乃徐西遁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魏主深悔之紇升蓋可汗憤悒而卒子吳提立號救連可汗

武都王楊玄卒弟難

當廢其子保宗而自立。八月魏遣兵擊

高車降之。魏主至漠南聞高車東郡屯已尼波人畜甚眾去魏軍千餘里遣左僕射安原將萬

騎擊之高車諸部迎降者數十萬落獲馬牛羊百餘萬十月魏主還平城徙柔然高車降民於漠南東至濡源西暨五原陰山三千里中使之耕牧而收其貢賦命長孫翰劉

潔安原及侍中古弼同鎮撫之自是魏之民間馬牛羊及

檀皮為之價賤。冬十月魏以崔浩為撫軍大將軍

善占天文常置銅鈇器中夜有所見即以鈇畫紙作字

記之魏主每如浩家問以災異或倉猝不及東帶奉進隨

食魏主必為之舉筭或立嘗而還嘗謂浩曰卿才智淵博

著忠三世故朕引以自近卿宜盡忠規諫勿有所隱朕雖

或時忿恚不從卿言然終久深思卿言也嘗指浩以示高

車渠帥曰此人匪纖懦弱不能彎弓持矛然其胸中所懷

乃過於兵甲朕之前後有功皆此人所教也又敕尚書曰

軍國大計汝曹所不能決。十一月朔日食星晝

者皆當咨浩然後施行。

見秦地震。日食不盡如鉤星晝見至晡河

北地關秦地震野草皆自反。

宋元嘉七年春二月宋遣將軍到彦之等伐

魏。宋主有恢復河南之志詔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到

彦之統將軍王仲德竺靈秀舟師入河又使將軍段

宏將精騎直指虎牢劉德武將兵繼進長沙王義欣監征

討諸軍事出鎮彭城為眾軍聲援先遣將軍田奇告魏王

曰河南舊是宋土中為彼所侵今當脩復舊境不關河北

魏主大怒曰我生髮未燥已聞河南是我地必若進軍當

宋魏

權斂戍相避冬寒

冰合自更取之

魏敕勒叛擊滅之

魏有新徙敕

勒千餘家苦

將吏侵漁出怨言期以草生二歸漠北劉黎安原請徙之
河西魏主曰此曹習俗放散日久如園中之鹿急則奔突
緩之自定吾區處自有道不煩徙也黎等固請乃聽之救
勤皆驚曰囹我於河西欲殺我也遂叛走黎追討之皆餓
而死夏六月宋以楊難當為武都王○秋七

月魏河南諸軍退屯河北宋到彥之等取

河南魏南邊諸將表稱宋將入寇請兵三萬先其未發

以絕其鄉導魏主使公卿議之皆以為然崔浩曰不可南

方下濕入夏水潦草木蒙密地氣鬱蒸易生疾癘不可行

師且彼既嚴備城守必固留屯久攻則糧運不繼分軍四

掠則眾力單寡以公擊之未見其利彼若果能北來宜待

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此萬全之策也西

北守將從陛下征伐多獲美女珍寶牛馬成羣南邊諸將

聞而慕之亦欲南鈔以取資財皆營私計為國生事不可

從也魏主乃止諸將復表乞簡幽州以南勁兵助已戍守

及就章水造船公卿皆以為宜如所請仍署司馬楚之魯

執韓延之等為將帥使招誘南人浩曰楚之等皆彼所畏

思今聞國家悉發精兵大造舟艦謂國家欲存立司馬氏

誅除劉宗必舉國震駭悉發精銳以死爭之則我南邊諸

將無以禦之欲以却敵而反速之張虛聲而召實害此之

謂矣且楚之等皆纖利小才止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

成大功徒使國家兵連禍結而已魏主未以為然浩乃復

陳天時以為南方舉兵必不利曰今茲害氣在揚州一也

庚午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食晝晦宿值斗牛三也熒惑
伏於翼軫主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
國之君先脩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萬全今劉
義隆新造之國人事未洽災變屢見天時不協舟行水涸
地利不盡三者無一可而義隆行之必敗無疑魏主不能
違眾乃詔造船三千艘簡幽州以南戍兵集河上以司馬
楚之為安南大將軍封琅邪王屯潁川到彥之自淮入泗
泗水滲日行纜十里七月始至須昌乃沂河西上魏主以
河南四鎮兵少命悉眾北渡彥之留朱脩之守滑臺尹冲
守虎牢杜驥守金墉諸軍進屯靈昌津列守南岸至于潼
關於是司亮既平諸軍皆喜王仲德獨有憂色曰諸賢不
諳北土情偽必墮其計胡虜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
合將復南來豈可不以為憂乎

八月魏遣將軍

宋魏

安頡擊宋師

魏主遣安頡督護諸軍擊到彥之彥之遣姚聳夫渡河攻治坂與頡戰聳夫兵

敗死者甚衆

林邑入貢于宋

○九月燕王馮跋殂

弟弘殺其太子翼自立

燕太祖寢疾病輦而臨軒命太子翼攝國事勅

兵聽政以備非常宋夫人欲立其子受居謂翼曰上疾將瘳奈何遽欲代父乎翼性仁弱遂還東宮日三往省疾宋夫人矯詔絕內外遣閤寺傳問而已翼及大臣並不得見唯中給事胡福獨得出入專掌禁衛福慮宋夫人遂成其謀乃言於中山公弘弘與壯士數十人被甲入禁中宿衛皆不戰而散夫人命閉東閤弘家僮踰閤而入射殺女御太祖驚懼而殂弘遂即天王位太子翼帥東宮兵出戰而敗兵皆潰去弘遂殺翼及太祖諸子百餘人

主如統萬

夏主遣使求和於宋約合兵滅魏遙分河

治兵將伐夏羣臣咸曰劉義隆兵猶在河中捨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克而義隆乘虛濟河則失山東矣崔浩曰義隆與赫連定遙相招引以虛聲唱和莫敢先入譬如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為害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止河中兩道北

上東道向冀西道衝鄰如此則陛下當自討之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颶不過數千形分勢弱此不過欲固河自守無北度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則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魏主從之

西秦自正月不雨至於

是月○冬十月宋鑄四銖錢○宋到彥之

宋到彥之王

保東平魏攻宋金墉虎牢取之

仲德沿河置

守還保東平魏安頡自委粟津濟河攻金墉杜驥欲棄城走恐獲罪初高祖滅秦遷其鍾簋於江南有大鍾沒於洛水帝使姚聳夫往取之驥給之曰金墉修完糧食亦足所乏者人耳今虜騎南渡相與并力禦之大功既立牽鍾未晚聳夫從之既至見城不可守乃引去驥南道安頡拔洛陽驥歸言於帝曰本欲以死固守姚聳夫及城遽走人情沮敗不可復禁上大怒誅聳夫於壽陽聳夫勇健

保南安

秦王暮末為北涼所逼請迎於魏魏許以平涼

宋魏

秦遷

東如上邽夏主發兵拒之暮末留十一月魏主襲保南安其故地皆入於吐谷渾

平涼魏主與戰敗績 魏主至平涼使將軍古弼等救平原與弼遇弼偽退以誘之夏主追之魏主使高車馳擊之夏兵大敗走鷄觚原魏兵圍之

宋遣將 宋加檀道濟軍事帥眾伐魏魏叔孫建長孫道生濟河而南到彦之聞洛陽虎牢不守欲引兵還將軍垣護之以書諫之以為宜使竺靈秀助朱脩之守滑臺帥大軍進擬河北且曰昔人有連年攻戰失眾之糧猶張膽爭前莫肯輕退况今青州豐穰濟漕流通士馬飽逸威力無損若空棄滑臺坐喪成業豈朝廷受任之旨邪彦之不從欲焚舟步走王仲德曰洛陽既陷虎牢不守自然之勢也虜去我猶千里滑臺尚有疆兵若遽捨舟南走士卒必散彦之乃引兵自清入濟南至歷城焚舟棄甲步趨彭城時青兗大擾長沙王義欣在彭城將佐皆勸委鎮還都義欣不從魏攻濟南太守蕭承之帥數百人拒之魏眾大集承之使偃兵開門眾曰賊眾我寡奈何輕之承之曰今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為所屠當見疆以待

夏主及魏人戰敗走 魏軍圍夏主數日斷其水草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

上邽魏取安定隴西 魏軍圍夏主數日斷其水草原魏軍擊之夏眾大潰夏主中重創單騎走收餘眾西保上邽魏兵遂取安定魏主還臨平涼掘塹圍之安尉初附赦秦雍之民賜復七年夏隴西守將降魏

魏攻宋滑臺 涼遣使入貢于魏 北涼王蒙遜遣宗舒入貢于魏魏主與之宴執才略之美於今無比朕動止

十一月宋以長沙王 義欣為豫州刺史 壽陽土荒民散城郭頽敗盜賊道不拾遺城府宇實遂為盛藩乃陂久廢義欣經理境內安業修治隄防引渾水入陂溉田萬餘頃無復旱災

魏人克 平涼復取長安 魏克平涼豆代田得奚斤娥清等以鎮長安而還以奚斤為宰士使負酒食以從王斤驕矜宋不法民不堪命南奔漢川者數千家魏主斬斤以徇

宋 魏主至平涼使將軍古弼等救平原與弼遇弼偽退以誘之夏主追之魏主使高車馳擊之夏兵大敗走鷄觚原魏兵圍之

宋遣將 宋加檀道濟軍事帥眾伐魏魏叔孫建長孫道生濟河而南到彦之聞洛陽虎牢不守欲引兵還將軍垣護之以書諫之以為宜使竺靈秀助朱脩之守滑臺帥大軍進擬河北且曰昔人有連年攻戰失眾之糧猶張膽爭前莫肯輕退况今青州豐穰濟漕流通士馬飽逸威力無損若空棄滑臺坐喪成業豈朝廷受任之旨邪彦之不從欲焚舟步走王仲德曰洛陽既陷虎牢不守自然之勢也虜去我猶千里滑臺尚有疆兵若遽捨舟南走士卒必散彦之乃引兵自清入濟南至歷城焚舟棄甲步趨彭城時青兗大擾長沙王義欣在彭城將佐皆勸委鎮還都義欣不從魏攻濟南太守蕭承之帥數百人拒之魏眾大集承之使偃兵開門眾曰賊眾我寡奈何輕之承之曰今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為所屠當見疆以待

夏主及魏人戰敗走 魏軍圍夏主數日斷其水草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

上邽魏取安定隴西 魏軍圍夏主數日斷其水草原魏軍擊之夏眾大潰夏主中重創單騎走收餘眾西保上邽魏兵遂取安定魏主還臨平涼掘塹圍之安尉初附赦秦雍之民賜復七年夏隴西守將降魏

魏攻宋滑臺 涼遣使入貢于魏 北涼王蒙遜遣宗舒入貢于魏魏主與之宴執才略之美於今無比朕動止

十一月宋以長沙王 義欣為豫州刺史 壽陽土荒民散城郭頽敗盜賊道不拾遺城府宇實遂為盛藩乃陂久廢義欣經理境內安業修治隄防引渾水入陂溉田萬餘頃無復旱災

魏人克 平涼復取長安 魏克平涼豆代田得奚斤娥清等以鎮長安而還以奚斤為宰士使負酒食以從王斤驕矜宋不法民不堪命南奔漢川者數千家魏主斬斤以徇

宋 魏主至平涼使將軍古弼等救平原與弼遇弼偽退以誘之夏主追之魏主使高車馳擊之夏兵大敗走鷄觚原魏兵圍之

宋遣將 宋加檀道濟軍事帥眾伐魏魏叔孫建長孫道生濟河而南到彦之聞洛陽虎牢不守欲引兵還將軍垣護之以書諫之以為宜使竺靈秀助朱脩之守滑臺帥大軍進擬河北且曰昔人有連年攻戰失眾之糧猶張膽爭前莫肯輕退况今青州豐穰濟漕流通士馬飽逸威力無損若空棄滑臺坐喪成業豈朝廷受任之旨邪彦之不從欲焚舟步走王仲德曰洛陽既陷虎牢不守自然之勢也虜去我猶千里滑臺尚有疆兵若遽捨舟南走士卒必散彦之乃引兵自清入濟南至歷城焚舟棄甲步趨彭城時青兗大擾長沙王義欣在彭城將佐皆勸委鎮還都義欣不從魏攻濟南太守蕭承之帥數百人拒之魏眾大集承之使偃兵開門眾曰賊眾我寡奈何輕之承之曰今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為所屠當見疆以待

夏主及魏人戰敗走 魏軍圍夏主數日斷其水草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

上邽魏取安定隴西 魏軍圍夏主數日斷其水草原魏軍擊之夏眾大潰夏主中重創單騎走收餘眾西保上邽魏兵遂取安定魏主還臨平涼掘塹圍之安尉初附赦秦雍之民賜復七年夏隴西守將降魏

魏攻宋滑臺 涼遣使入貢于魏 北涼王蒙遜遣宗舒入貢于魏魏主與之宴執才略之美於今無比朕動止

十一月宋以長沙王 義欣為豫州刺史 壽陽土荒民散城郭頽敗盜賊道不拾遺城府宇實遂為盛藩乃陂久廢義欣經理境內安業修治隄防引渾水入陂溉田萬餘頃無復旱災

以垣護之為高平太守

到彥之王仲德下獄免官上見垣護之書而善

之以為北高平太守彥之之北伐也甲兵資實甚盛及敗還委棄盡府藏武庫為之空虛

宋元嘉八年魏神鼎四年○燕王馮弘大興元年北涼義和元年○是歲秦夏皆亡凡四國

春正月

宋檀道濟救滑臺敗魏師于壽張

道濟等自清水救滑

臺至壽張遇魏安平公乙旃眷道濟帥王仲德段宏奮擊大破之轉戰至高梁亭斬魏濟州刺史悉煩庫結

夏

滅秦以秦王暮末歸殺之

夏主擊秦將姚獻敗之遂遣其叔父章伐

攻南安城中大飢人相食秦出連輔政等奔夏秦王暮末窮蹙輿櫬出降送于上邽秦太子司直焦楷奔廣寧位謂其父遺曰大人荷國寵靈居藩鎮重任今本朝顛覆豈得不帥見眾唱大義以殄寇讎遺曰今主上已陷賊廷吾非愛死而忘義願以大兵追之是趣絕其命也不如擇王族之賢者奉以為主而伐之庶有濟也楷乃築壇誓眾二旬之間赴者萬餘人會遺病卒楷不能獨舉事亡奔河西夏主竟殺暮末夷其族

二月魏克滑

臺

檀道濟等至濟上與魏三十餘戰道濟多捷至歷城叔孫建等縱輕騎邀其前後焚燒穀草道濟軍乏食不能進由是安頡司馬楚之等得專力攻滑臺魏主復使將軍王慧龍助之朱修之堅守數月糧盡與士卒重鼠食之魏遂克滑臺執修之

魏主還平城復境內租

一歲

魏主還平城大饗告廟將帥及百官皆受賞戰上賜復十年於是魏南鄙大水民多餓死劉潔言於

魏主曰郡國之民雖不從征討而服勤農桑以供軍國實經世之大本府庫之所資今自山以東徧遭水害應加哀矜以弘覆育魏主從

史蕭肅思話棄城走

道濟等食盡自歷城還士有二走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眾怵

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資糧有餘以降者為妄而斬之時道濟兵少魏兵甚盛道濟命軍士皆被甲已白服乘輿引兵徐出魏人以為有伏兵不敢逼稍稍引退道濟全軍而返青州刺史蕭思話棄東陽奔平昌參軍劉振之戍下邳亦委城走魏軍竟不至而東陽積聚已為百姓所焚思話坐徵繫尚方

魏以王慧龍為滎陽太守

魏司馬楚之以為諸方已平請大舉伐宋

魏主以兵久勞不許徵楚之為散騎常侍以慧龍為滎陽太守慧龍在郡十年農戰並脩大著聲績歸附者萬餘家宋主縱反間於魏云慧龍自以功高位下欲引宋人入寇因執司馬楚之以叛魏主聞之賜慧龍璽書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不足介意宋主復遣刺客已立伯刺之立伯詐為降人求屏人語慧龍疑之使探其懷得尺刀立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為其主耳釋之左右諫曰不殺立伯無以制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我以仁義為扞蔽又何憂乎遂捨之

定擊涼吐谷渾襲敗之執定以歸

夏主畏魏人之逼擁

秦民十餘萬口自治城齊河欲擊北涼王蒙遜而奪其地吐谷渾王慕瓚遣騎三萬乘其半濟邀擊之執夏主定以歸

閏月柔然請平于魏

魏之邊吏獲柔然邏者二十餘人魏主賜衣服

而遣之柔然感悅於是敕連魏遣使如宋求昏

事中

荆州刺史江夏王義恭年寢長欲專政事長史劉湛每裁抑之遂有隙帝心重湛使人詰讓義恭且

和解之是時王華王曇首皆已卒領軍殷景仁素與湛善白徵湛為太子詹事加給事中共參政事而以張邵代湛頃之邵坐賊當死將軍謝述上表陳邵先朝舊勳宜蒙優貸帝手詔納免邵官削爵土述謂其子綜曰主上矜邵夙誠特加曲恕吾所言謬會故特見酬納耳若此迹宣布則為侵奪主恩不可之大者也使綜對前焚之

八月涼遣子入侍于魏。吐谷渾奉表于

魏。九月魏以崔浩為司徒長孫道生為

司空

道生性清儉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魏主使敬工歷頌羣臣曰智如崔浩廉若道生

遣使授涼王蒙遜官爵

魏主欲遣使者詣北涼崔浩薦尚書李順乃以

順為太常拜蒙遜為涼王王七郡置將相羣卿百官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如漢初諸侯王故事

魏徵

宋魏燕北宗

世胄遺逸

魏主詔曰今二寇摧殄將偃武脩文理廢

河間郡穎勃海高允廣平府雅太原張偉等皆賢雋之胄

冠冕州邦如此比者盡敕州郡以禮發遣遂徵玄等數百

人差次叙用崔綽以母老固辭玄等皆拜中書博士其未

至者州郡多逼遣之魏主復詔守宰以禮申喻任其進退

崔浩每與玄言輒歎曰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浩欲

大整流品明辨姓族玄止之曰六創立制事各有其時樂

為此者詎有幾人宜加三思浩不從由是得罪於眾

冬十月魏使崔浩定

律令初魏昭成帝始制法令反逆者族其餘當死者聽

盜官物一備五私物一備十四部大人共坐王庭決辭訟

無繫訊連逮之苦境內安之太祖入中原患前代律令峻

密命三公郎王德刪定務崇簡易季年被疾刑罰濫酷太

宗承之吏文亦深至是命崔浩更定律令除五歲四歲刑

增一年刑巫蠱者負殺羊抱犬沈諸淵初令官階九品者

得以官爵除刑婦人當刑而孕產後百日乃決關左懸登

聞鼓以達冤人

宋元嘉九年春正月魏尊保太后為皇太后

立子晃為太子。三月宋以王弘為太保

檀道濟為司空還鎮尋陽。吐谷渾送故

申主

夏主定于魏魏人殺之

為萬年尋復舊號

魏以法殷商國家積德當享年萬億不待假名以

為益也織之所聞皆非正義宜復舊號魏主從之

夏五月

月宋太保王弘卒

折辱人雖貴顯不營財利及卒

宋遣使如魏

六月宋以

家無餘業宋主聞之

特賜錢百萬米千斛

宋魏

司徒義康領揚州刺史。○秋七月宋以殷

景仁為尚書僕射劉湛為領軍將軍。○吐

谷渾告捷于宋。○秋宋益州人趙廣作亂

圍成都宋益州刺史劉道濟信任長史費謙別駕張熙

許穆之變姓名稱司馬飛龍自云晉室近親往依氏王楊

難當難當因民之怨資飛龍以兵使侵擾益州飛龍招合

蜀人得千餘人攻殺巴興令逐陰平太守道濟遣軍斬之

道濟欲以帛氏奴梁顯為參軍督護費謙固執不與氏奴

等與鄉人趙廣構扇縣人詐言司馬殿下猶在陽泉山中

聚眾向廣漢參軍程展會李抗之擊之皆敗死廣等進攻

涪城陷之於是涪陵江陽遂寧諸郡守皆棄城走蜀土僑

舊俱反廣等進攻成都道濟嬰城自守賊屯聚日久不見

司馬飛龍欲散去廣懼將三千人及羽儀詣陽泉寺謂道

人程道養曰汝但自言是飛龍則坐享富貴不則斷頭道

養惶怖許諾廣乃推道養為蜀王以其弟道助鎮涪城奉

道養還成都眾至十萬餘四面圍城使人謂道濟曰但送

費謙張熙來我輩自解去道濟遣

參軍裴方明任浪之出戰皆敗還

龍 魏主伐燕石城太守李崇等十郡降魏魏主發其民

擊破之攻羌胡固帶方建德冀陽郡皆拔九月魏主引兵

西還徙營丘成周遼東樂浪帶方玄菟六郡民三萬家於

幽州燕尚書郭淵勸燕主送欵獻女於魏乞為附庸燕王

曰負豐在前結忿已深降附取死不如守志更圖也魏主

之圍和龍也宿衛之士多在戰陳行宮人少雲中鎮將朱

脩之謀與南人襲殺魏主因入和龍浮海南歸以告將軍

毛脩之不從乃止既而事泄朱脩之逃奔燕魏人數伐燕

燕王遣脩之南歸求救脩之汎海至東萊遂還建康拜黃

門侍

冬十一月燕長樂公崇以遼西叛降

魏 燕王嫡妃王氏生長樂公崇於兄弟為最長及即位

立慕容氏為王后王氏不得立又黜崇使鎮肥如崇

母弟劼遂相謂曰今國家將亡王復受譖吾兄弟死無日

矣乃相與亡奔遼西說崇使降魏崇從之使劼如魏請舉

郡降燕王聞之使

宋益州參軍裴方明討趙廣

其將封羽圍遼西

破之

裴方明擊程道養營破之賊楊孟子屯城南參軍

知其謀孟子懼將所領奔晉原太守文仲興與之同守趙

廣遣帛氏奴攻晉原破之仲興孟子皆死裴方明復出擊

賊屢戰破之賊遂大潰道養收眾還廣漢趙廣還涪城道

濟糧儲俱盡方明出城求食為賊所敗單馬獨還賊眾復

大集方明夜縮而上道濟為設食涕泣不能食道濟曰

非大丈夫小敗何苦賊勢既衰臺兵垂至但令卿還何憂

於賊即滅左右以配之賊揚言方明已死城中大恐道濟

夜列炬火出方明以示眾眾乃安道濟悉出財物令方明

募人時傳道濟已死莫有應者梁雋之說道濟遣左右給

使三十餘人出外且告之曰吾病小損聽歸休息給使既

出城中乃安應募魏遣太常李順如涼復奉使

者日有千餘人至涼涼王蒙遜延入庭中箕坐隱几無動起之狀順正色

大言曰不謂此叟無禮乃至於此今不憂覆亡而敢陵侮

天地魂魄逝矣何用見之握節將出蒙遜使追止之曰傳

聞朝廷有不拜之詔是以敢自安耳順曰齊相公九合諸

侯一匡天下周天子賜胙命無下拜相公猶不敢失臣禮

下拜登受今王雖功高未如齊相朝廷雖相崇重未有不

拜之詔而遽自偃蹇此豈社稷之福邪蒙遜乃起拜受詔

使還魏主問以涼事順曰蒙遜控制河右踰三十年經涉

酉癸

範為長安鎮都大將

魏王以範年少更選舊德將

寬惠徵務躬大體黎清約公平

二月魏以馮崇為

遼西王○魏以陸侯為散騎常侍

初侯嘗為

性粗立繼蒙遜者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皆云不及此殆

卿所言不過數年之外不為晚也初劉賓沙門曇無讖自

往受術魏主徵之蒙遜留不遣而殺之魏

主由是怒涼蒙遜荒淫猜虐羣下苦之

宋魏北涼

將未暮歲高車諸莫弗訟侯嚴急無恩復請前鎮將郎孤
魏主徵侯還以孤代之侯既至言曰不過期年郎孤必敗
高車必叛魏主怒切責之明年諸莫弗果殺郎孤而叛魏
主大驚立召侯問之侯曰高車不知上下之禮故臣臨之
以威制之以法欲以漸訓導使知分限而諸莫弗惡臣所
為訟臣無恩稱孤之美臣以罪去孤獲還鎮悅其稱譽益
收名聲專用寬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驕慢不過暮年無
復上下孤所不堪必將復以法裁之如此則眾心怨懟必
生禍亂矣魏主笑曰卿身雖短思慮何長也即日以為散騎常侍

宋荊州遣兵救

成都擊賊破之
劉道濟卒梁雋之裴方明詐為道濟
教命以答戮疏雖其母妻亦不知也
方明出擊賊大破之賊退保廣漢荊州刺史臨川王義慶
遣巴東太守周籍之將二千人救成都趙廣等自廣漢至
擊廣漢廣等走還涪義慶道規之子也

夏四月涼

王蒙遜卒子牧犍立
蒙遜病甚國人以其子善提
幼弱而其兄牧犍聰穎好學
和雅有度量立以為世子蒙遜卒牧犍即位遣使請命于
魏魏主謂李順曰卿言蒙遜死牧犍立皆驗朕克涼州亦

不遠矣進號安西將軍寵待彌厚政事無巨細皆與之參
議遣順拜牧犍河西王牧犍尊勢煌劉昞為國師親拜之
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

五月林邑遣使入貢于宋

宋

裴方明擊趙廣等大破平之

魏人攻燕

秋九月宋以甄法崇為長州刺史
法崇至成

冬十一月楊難當襲宋

漢中據之
宋主聞梁秦刺史甄法護刑政不治失氏
羌之和乃自徙中起蕭思話使代之未至

宋謝靈運有罪誅

宋魏

楊難當舉兵襲法護法護棄城
奔洋川難當遂有漢中之地
靈運好為山澤之遊窮幽極險從者數百人伐木開徑百
姓驚擾以為山賊會稽太守孟顓表其有異志靈運詣闕
自陳上以為臨川內史靈運遊放自若為有司所糾遣使
收之靈運執使者與兵逃逸作詩曰韓云子房奮秦帝魯
連耻迫討擒之廷尉論正斬刑上愛其才降死徙廣州或
告靈運令人買兵器結健兒欲於三江口篡取之不果詔

於廣州棄市靈運恃才放逸多所陵忽故及於禍

宋元嘉十一年春宋梁秦刺史蕭思話討楊

難當破之難當以克漢中告捷於魏蕭思話至襄陽遣司馬蕭承之為前驅承之緣道收兵進

據破頭楊難當焚掠漢中引眾西還留趙温守梁州薛健

義慶遣將軍裴方明助承之拔黃金戍温魏及柔然

棄州城思話繼至與承之共擊屢破之魏及柔然

和親魏主以西海公主妻柔然救連可汗宋復取

漢中楊難當遣其子和將兵與浦甲子等共擊蕭承之復施氏悉衣犀甲戈矛不能入承之斷稍長數尺以大斧

斬獲甚眾悉收漢中故地置戍於葭萌水蕭思話燕王

徙鎮南鄭甄法護坐賜死難當奉表謝罪詔赦之燕王

弘稱藩于魏燕王遣高顯稱藩請罪于魏以季女充夜廷魏主許之徵其太子王仁入朝燕

王送魏使者于什門還平城什門在燕二十一年不屈節

魏主下詔褒稱以比蘇武拜治書御史策告宗廟頒示天

下涼遣使奉表于宋○二月魏人伐燕燕王

不遣太子質魏散騎常侍劉滋諫曰昔劉禪有重山之險

孫皓有長江之阻皆為晉擒何則疆弱之勢異也今吾弱

於吳蜀而魏疆於晉不從其欲將有危亡之禍願亟遣太

子而修政事撫百姓收離散賑飢窮勸農桑省賦役社稷

猶庶幾可保燕王怒殺之魏主遣永秋魏主擊于山胡

昌王健等伐燕收其禾稼徙民而還秋魏主擊于山胡

克之七月魏主命陽平王它督諸軍擊山胡白龍於西河而自引數十騎登山臨視白龍伏壯士十餘處

掩擊之魏主墜馬幾為所擒內入行長陳建以身扞之大呼奮擊殺胡數人身被十餘瘡魏主乃免九月大破胡眾斬白龍屠其城

宋元嘉十二年春正月朔日食○燕王弘稱

藩于宋燕王數為魏所攻遣使詣建康稱藩涼有神

未魏

投書于新煌東門

有老父投書于新煌東門求之

涼王牧健以問奉常張慎慎對曰昔號之將亡神降于辛願陛下崇德脩政以享三十年之祚若盤于遊田荒于酒色臣恐七年將有大變牧捷不悅

夏四月宋以殷景仁為中書

宋領軍將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素善其

令中護軍之入也景仁實引之湛以景仁位遇素不踰己而一旦居前意甚憤憤又以景仁專管內任謂其間已猜隙漸生時司徒義康專秉朝權湛嘗為其上佐遂委心自結欲因其力以傾景仁至是宋主加景仁中書令中護軍湛愈憤怒使義康毀景仁而宋主遇之益隆景仁對親舊數曰引之令入入便噬人乃稱疾解職不許湛議陰遣人殺之宋主微聞之遷護軍府於西掖門外故湛謀不行義康僚屬及諸附湛者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之門唯後將軍司馬庾炳之遊二人之間皆得其歡心而密輸忠於朝廷景仁卧家不朝謂宋主常使炳之銜命往來湛不疑也五月魏以穆壽為

宜都王

魏主進宜都公穆壽爵為王壽辭曰臣祖父崇

使入貢于魏

龜茲疏勒烏孫悅般渴槃陀鄯善焉耆

雖通西域有求則卑辭而來無求則驕慢不服蓋自知去中國絕遠大兵不能至故也今報使往來徒為勞費終無所益欲不遣使有司固請以為不且拒絕以抑將來乃遣王恩生等二十輩使西域皆為柔然所執恩生見敕連可汗持魏節不屈魏主聞之切責敕連

六月高麗王璉

遣使入貢于魏

宋大水設酒禁

秋七月魏

伐燕

魏樂平王丕等伐燕至和龍燕王以牛酒犒軍魏

侍燕王曰吾未忍為此若事急且東依高麗以圖後舉

遣陽伊請迎於高麗

宋魏

宋禁擅鑄像造寺者

丹陽

摹之上言佛入中國已歷四代形像塔寺所在千數林竹
銅絨糜損無極無關神祇有累人事不為之防流遁未息
請自今欲鑄銅像及造塔寺者皆
當列言須報乃得為之詔從之

宋元嘉十三年魏太延二年
春三月宋殺其司空

檀道濟
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
湛說司徒義康以為為宮車一日晏駕道濟不復可制會宋
主疾篤義康請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謂道濟曰高世之
勳自古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至留累月宋主稍間
將還未發會宋主疾動義康矯詔召道濟入祖道因執之
三月下詔稱道濟因朕寢疾規肆禍心收付廷尉并其子
植等十一人誅之又殺其參軍薛彤高進之二人皆道濟
腹心有勇力時人比之關張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脫
憤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
輩不復

楊難當自稱大秦王
難當稱王改元建
足憚 百官皆如天子之制
然猶貢奉宋魏不絕
夏魏伐燕燕王弘奔高麗

魏伐燕娥清古弼攻白狼城克之高麗遣將眾數萬隨陽伊
迎燕王燕尚書令郭生因民之憚遷開城門納魏兵魏
人疑之不入生遂勒兵攻燕王王引高麗兵入與生戰殺
之高麗兵因大掠城中五月燕王帥龍城見戶東徙方軌
而進前後八十餘里焚宮殿火一旬不滅古弼部將高苟
子帥騎欲追之弼醉拔刀止之故燕王得逃去魏主聞之
怒檻車徵弼及娥清至平城皆黜為門卒遣封撥使高麗
令送燕王不從魏主議擊之將發隴右騎卒劉黎曰秦隴
新民且當優復俟其饒實然後用之樂平王丕曰和龍新
定宜廣脩農桑以豐軍實然後進取則高麗一舉可滅也

秋七月魏伐楊難當于上邽降之
赫連定
也楊難當遂據上邽至是魏主遣樂平王丕討之先遣齊
詔諭難當難當懼請奉詔諸將議以為不誅其豪帥後必
為亂大衆遠出不有所掠無以充軍實賞將士不將從之
中書侍郎高允曰如諸將之謀是傷其向化之心大軍既
還為亂必速不乃止撫慰
冬魏置野馬苑
初附秋毫

宋鑄渾儀
初高祖克長安得古銅渾儀儀
狀雖舉不綴七曜是歲詔太史
野馬苑於雲
中置苑

宋魏

令錢樂之更鑄渾儀徑六尺八分以水轉之昏明中星與天相應柔然絕魏和親

寇其邊

宋元嘉十四年春二月魏以南安王渾為鎮

東大將軍鎮和龍○夏五月魏詔吏民告

守令罪魏主以民官多貪五月詔吏民得舉告守令不

西域朝貢于魏魏主復遣侍

涼遣魏主以其妹武威公主

子入侍于魏遣使如宋魏主議之皆曰母以子

后於京師則稱公主魏主從之初牧犍娶涼武昭王之女

及魏公主至李氏與其母尹氏遷居酒泉頃之李氏卒尹

氏撫之不哭曰汝國破家亡今死晚矣魏主遣李順徵涼

十種宋皆與之李順自河西還魏主問之曰卿往年言取

涼州之策朕以東方有事未遑也今和龍已平吾欲西征

可乎對曰臣疇昔所言今雖不謬然國家戎車

屢動士馬疲勞西征之議請俟他年魏主乃止

宋元嘉十五年春二月宋以吐谷渾慕利延

為隴西王○三月魏罷沙門五十以下者

○高麗殺故燕王弘初燕王弘至遼東高麗王璉

適野次士馬勞乎弘慙怒稱制讓之高麗處之平郭尋徙

取其太子王仁為質弘怨高麗遣使求迎于宋秋七月

魏伐柔然不見虜而還時漠北大旱無水草人馬多死冬十

一月朔日食○宋立四學以雷次宗為給

事中不受

豫章雷次宗好學隱居廬山嘗為散騎侍郎不就歲以處士徵至建康為開館

於雞籠山使聚徒教授宋主雅好藝文使丹楊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并次宗儒學為四學宋主數幸次宗學館今次宗以中講侍講資給盛厚又除給事中不就又之還廬山司馬公曰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餘事至於老莊虛無固非所以為教也夫學者所以求道天下無二道安有四學哉○宋主性仁厚恭儉勤於為政守法而不峻容物而不弛百官皆以於其職守宰以六替為斷吏不苟免民有所係三十年間四境之內晏安無事戶口蕃息出租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閭閻之內講誦相聞士躬操尚鄉耻輕薄江左風俗於斯為美後之言政治者皆稱元嘉焉

宋元嘉十六年魏太延五年是歲涼亡凡二國

春二月宋以衡陽主

義季都督荆湘等州軍事

義季嘗春月出畝有老父被苦而耕左右

斥之老父曰盤于遊畝古人所戒今陽和布氣一日不耕民失其時奈何以從禽之樂而驅斥老農也義季止馬曰賢者也命賜之食辭曰大王不奪農時則境內之民皆飽大王之食老夫何敢獨受大王之賜乎義季問其名不告而退楊保宗奔魏魏以為武都王守上邽○

夏六月魏主伐涼秋九月姑臧潰涼王牧

捷降

北涼王牧捷通於其嫂李氏李氏毒魏公主魏主遣醫乘傳救之得愈魏主徵李氏牧捷不遣使居

酒泉魏使者自西域還至武威牧捷左右有告魏使者曰我君拜蠕蠕可汗妄言云去歲魏天子自來伐我士馬疫死大敗而還我君大喜宣言於國使還以聞魏主遣尚書賀多羅使涼州觀虛實還亦言牧捷雖外修臣禮內實乖悖魏主欲討之以問崔浩浩曰牧捷逆心已露不可不誅官軍往年北伐戰馬三十萬匹死傷不滿八千而遠方乘虛遽謂衰耗不能復振今出其不意大軍猝至彼必駭擾不知所為擒之必矣魏主曰善於是大集公卿議於西堂弘農王奚斤等皆曰牧捷雖心不純臣然職貢不乏罪惡未彰宜加恕宥國家新征蠕蠕士馬疲弊未可大舉且聞

宋魏

其土地鹵瘠難得水草大軍既至彼必嬰城固守攻之不
技野無所掠此危道也初崔浩惡李順順使涼州凡十二
返涼武宣王數與遊宴時為驕慢之語恐順泄之隨以金
寶納於順懷順亦為之隱浩知之密以白魏主魏主未
之信及是順與古弼皆曰姑臧地皆枯石絕無水草城南
天梯山上積雪丈餘春夏消釋下流成川居民仰以溉灌
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必乏絕人馬飢渴難以久留斤等
議是浩曰史稱涼州之畜為天下饒若無水草畜何以蕃
又漢人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建郡縣也且雪之消
釋僅能斂塵何得通渠溉灌乎此言大為欺誣矣李順曰
耳聞不如目見浩曰汝受人金錢欲為之遊說謂我目不
見便可欺邪魏主隱聽聞之乃出見斤等辭色嚴厲羣臣
不敬復言唯唯而已羣臣既出將軍伊敫言曰涼州若果
無水草彼何以為國宜從浩言魏主從之六月發平城使
穆壽輔太子晃監國又使大將軍嵇敬將二萬人屯漠南
以備柔然命公卿為書讓牧犍數其十二罪且曰若親帥
羣臣委贄遠迎謂拜馬首上策也六軍既臨面縛輿觀其
次也若守迷窮城不時投悟身死族滅為世大戮宜思戰
中自求多福七月至上郡屬國城部分諸軍以源賀為鄉
導魏主問以方略對曰姑臧城旁有四部鮮卑皆臣祖父

日七十五

十九

舊民臣願處軍前宣國威信示以禍福必相帥歸命外援
既服取其孤城如反掌耳魏主曰善八月牧犍求救於柔
然遣其弟董來將兵萬餘人出戰望風奔潰魏主至姑臧
遣使喻牧犍出降牧犍聞柔然欲入魏邊冀幸魏主東還
遂嬰城固守魏主分軍圍之源賀引兵招慰諸部下三萬
餘落故魏主得專攻姑臧無復外慮魏主見姑臧水草豐
饒由是恨李順謂崔浩曰卿言驗矣始太子晃亦以西伐
為疑至是詔報之曰姑臧東西門外涌泉合於城北其大
如河自餘溝渠流入漠中其間乃無燥地也九月姑臧城
潰牧犍帥其文武五千入面縛請降魏主釋而禮之收其
城內戶口二十餘萬使張掖王禿髮保周將軍穆罷源賀
分徇諸部雜胡降者又數十萬擊取張掖樂都酒泉武威
皆置將守之魏主置酒姑臧謂羣臣曰崔公智略有餘吾
不復以為奇伊敫弓馬之士而所見乃與崔公同此深可
奇也蔽善射能曳牛却行走及柔然寇魏不克魏
奔馬而性忠謹故魏主特愛之柔然寇魏不克魏
之西伐也穆壽送至河上魏主救之曰吳提與牧犍相結
素深聞朕西伐必來犯塞朕故留壯兵肥馬使卿輔太子
收田畢即發兵詣漠南分伏要害以待虜至引使深入然
後擊之無不克矣壽信卜筮以為柔然必不來不為之備

宋魏

而柔然救連可汗果乘虛入寇留其兄乞列歸與嵇敬相拒於北鎮自帥精騎深入平城大駭穆壽不知所為欲塞西郭門請太子避保南山竇太后不聽而止乃遣軍拒之於吐頰山會嵇敬擊破乞列歸於陰山北禽之及將帥五百人斬首萬餘級

州 魏主東還留樂平王丕及將軍賀多羅鎮涼州徙沮渠牧犍宗族及吏民三萬戶于平城

掖王秃髮保周據郡叛○十二月宋太子

劭冠 所劭美鬚眉好讀書便弓馬喜延賓客意之

還平城 魏主猶以妹婿待沮渠牧犍拜征西大將軍河

喜文學其臣鬪駟張湛劉昞索敞陰興宗欽趙柔程駿程

弘魏主皆禮而用之初安定胡叟往從牧犍牧犍不甚重

而心不純壹外慕仁義而實無道德其二可翹足而待也

遂適魏至是魏主以謂先識拜虎威將軍河內常爽出寓

涼州不受禮命魏主以為宣威將軍以索敞為中書博士

時魏方尚武功貴遊子弟不以講學為意敞為博士十餘

年勤於誘導肅而有禮貴遊嚴憚多所成立常爽亦置館

於溫水之右教授七百餘人立賞罰之科

弟子事之如嚴君由是魏之儒風始振

魏命崔浩 魏主命崔浩監秘書事綜理史職以侍

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別為魏

曆以示高允允曰漢元帝十月五星聚東井索星傳太白

辰星常附日而行十月日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

出於寅北二星何得背日而行此乃曆術之淺事而史官

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人

之譏今猶今之譏古也浩曰天文欲為變者何所不可耶

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

論者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衆乃

以災異問允允曰陰陽災異知之甚難既已知之復懼屬

妙理至多何遽問此

魏除田禁 魏主問高允為政何

農事若國家廣田積穀公私有備則饑饉不足憂矣時魏

多封禁良田故允及之魏主乃命悉除其禁以賦百姓

宋魏

宋元嘉十七年魏

春正月沮渠無諱寇魏酒泉

太平真君元年

夏四月朔日食○六

月魏大赦改元

取寇謙之神書之文也

秋七月魏討禿

髮保周殺之沮渠無諱降○冬十月宋領

軍劉湛有罪誅以彭城王義康為江州刺

史江夏王義恭為司徒錄尚書事始興王

濬為揚州刺史

宋司徒義康專摠朝權宋主羸疾積年屢至危殆義康盡心營奉藥石非

親嘗不進或連夕不寐性好吏職糾剔精盡凡所陳奏入

無不可方伯以下並令選用生殺大事或以錄命斷之勢

傾遠近朝野輻湊義康傾身引接未嘗懈倦士之幹練者

多被意遇嘗謂劉湛曰王敬弘王球之屬竟何所堪坐取

富貴復那可解然素無學術不識大體朝士有才用者皆

引入己府府僚無施及忤旨者乃斥為臺官自謂兄弟至

親不復存君臣形迹置私僮六千人四方獻饋皆以上品

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領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有隙欲

倚義康以傾之義康權勢已盛湛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

禮宋主浸不能平湛初入朝宋主恩禮甚厚湛善論治道

諳前代故事叙致銓理聽者忘疲每入雲龍門不夕不出

及是宋主意雖內離而接遇不改嘗謂所親曰劉班初自

西還與語常視日早晚慮其將去比入吾亦視日早晚苦

其不去殷景仁密言於宋主曰相王權重非社稷計宜少

裁抑宋主然之義康長史劉斌王履劉敬文孔胤秀等皆

以傾陷有寵宋主嘗疾篤使義康具顧命詔義康還省流

涕以告湛及景仁湛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義康景

仁皆不知也及宋主疾瘳微聞之而斌等密謀必使大業終

歸義康遂邀結朋黨伺察禁省有不與之同者必百方構

陷之由是主相之勢分矣既而湛遭母憂去職謂所親曰

常日正賴口舌爭之故得推遷今既窮毒無復此望禍至

宋魏

莫曉其意至夜聞召猶稱脚疾以小牀輿就坐誅討處分
一皆委之初檀道濟薦吳興沈慶之忠謹曉兵宋主使領
隊防東掖門劉湛謂曰卿在省歲久比當相論慶之正色
曰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收湛之夕宋
主召之慶之戎服縛袴而入宋主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
之曰夜半喚隊主不容緩服乃遣收劉斌殺之將軍徐湛
之與義康尤親厚被收當死其母會稽公主於兄弟為長
嫡素為上所禮家事大小必咨而後行高祖微時自於新
洲伐荻有納布衫襖藏皇后手所作也既貴以付公主曰
後世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至是公主入見號哭
以錦囊盛紗衣擲地曰汝家本貧賤此是我母為汝父所
作今日得一飽餐遽欲殺我兒邪宋主乃赦之王履叔父
球為吏部尚書簡淡有美名為宋主所重以履性進利屢
戒之不從至是履徒跣告球球曰常日語汝云何履懼不
能對球徐曰阿父在汝亦何憂宋主以球故竟免履死廢
於家義康用事人爭求親暱唯主簿江湛早能自疎求出
為武陵內史檀道濟嘗為子求昏於湛湛固辭道濟因義
康以請湛拒之愈堅故不染於二公之難義康俾省十餘
日奉辭下渚上唯對之勵哭餘無所言義康問沙門慧琳
曰弟子有還理否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初吳興太守

太一

太二

謝述累佐義康數有規益早卒至是義康歎曰昔謝述唯
勸吾退劉班唯勸吾進今班存而述死其敗也宜哉宋主
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以蕭斌為義康諮議參軍
領豫章太守事無大小皆以委之使將軍蕭承之將兵防
守資奉優厚信賜相係久之宋主就會稽公主宴集甚驩
主起再拜悲不自勝曰車子歲暮必不為陛下所容今特
請其命因慟哭宋主亦流涕指壽山曰若違今誓便是負
初寧陵即封所飲酒賜義康故終主之身義康得無恙司
馬公曰文帝之於義康兄弟之情其始非不隆也終於失
兄弟之歡虧君臣之義迹其亂階正由劉湛權利之心無
有厭已詩云貪人敗類其是之謂乎○義恭懲彭城之敗
雖為總錄奉行文書而已宋主乃安之景仁為揚州刺史
尋卒以王球為僕射始與王濬為揚州刺史范曄沈演之
為左右衛將軍對掌禁旅庾炳之為吏部郎俱參機密曄
竊之孫也有雋才而薄情淺行數犯名教為士流所鄙性
躁競自謂才用不盡常快快不得志吏部尚書何尚之
於宋主曰范曄志趨異常請出為廣州刺史若在內豈成
不得不加鈇鉞鉞鉞亟行非國家之美也宋主曰始誅劉
湛復遷范曄人將謂卿等不能容才朕
信受讒言但共知其如此無能為害也

宋魏

宋元嘉十八年魏春正月宋以彭城王義康為

都督江交廣州軍事義康至豫章辭刺史以為都督三州軍事前龍驤參軍扶

令育上表曰彭城王先朝之愛子陛下之次弟若有迷謬

之愆正可道以義方奈何一旦黜削遠送南垂萬一義康

年窮命盡奄忽于南臣雖微賤竊為陛下羞之陛下徒知

惡枝之宜伐豈知伐枝之傷樹乎願亟召還兄弟協和君

臣輯睦則四海之望塞多言之路絕矣表奏賜死裴子野

曰夫在上為善若雲行雨施萬物受其賜及其惡也若天

裂地震萬物所驚駭誰弗知見豈戮一人鉗一口所能弭

滅哉是皆不勝其忿而有增於疾疹也以太祖之含弘尚

掩耳於彭城之戮自此以後誰易由言有宋累葉罕聞直

諒豈骨鯁之氣俗愧前古抑時王之刑政使之然乎張約

墮於權臣扶育斃於哲魏新興王俊謀反伏誅

后宋之鼎鑊吁可畏哉

○魏人伐酒泉克之魏以沮渠無諱終為邊患遣兵伐之拔酒泉無諱乃謀西

度流楊難當寇宋漢川宋遣兵討之難當傾國寇宋

邊謀據蜀土遣其將苻冲出東洛宋梁秦刺史劉真道擊

斬之難當攻拔葭萌遂圍涪城不克而還十二月宋遣龍

驤將軍裴方明等討之宋晉寧郡反討平之

宋元嘉十九年魏春正月魏主詣道壇受符籙

太平真君三年魏主曰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靜輪天宮之

法開古以來未之有也應登受符書以彰聖德魏主從之

自是每出即位皆受符籙謙之又奏作靜輪宮必令其高

不聞雞犬欲以上接天神崔浩亦勸為之功費萬計經年

不成太子晃諫曰天人道殊卑高定分不可相接理在

必然今耗府庫疲百姓為無益之事將安用之不聽夏

四月沮渠無諱西據鄯善李寶入據敦煌

沮渠無諱將萬餘家奔敦煌西據鄯善其士卒經流沙渴

死者大半鄯善王比龍將其眾犇且末李寶自伊吾帥眾

二千入據鄯煌繕脩城府安集故民而奉表于魏沮渠牧

犍之亡也涼州人鬪奕據高昌唐契為柔然所迫擁眾西

趨高昌欲奪其地契死弟和收餘眾犇車五月宋討

宋魏

楊難當平之魏人救之不克

裴方明等至漢中與劉真道分兵攻

武興下辯白水皆取之楊難當遣符弘祖守蘭皋以其子和為後繼方明與戰大破之斬弘祖和退走難當犇上邽獲其兄子保熾又獲其子虎送建康斬之仇池平以胡崇之為北秦州刺史鎮其地立保熾為楊玄後守仇池魏人迎難當詣平城真道方明秋七月晦日食○九月竟坐匿金寶善馬下獄死

沮渠無諱龍襄據高昌宋以無諱為河西王

唐契之攻闕爽也爽遣使詐降于沮渠無諱欲與之共擊契八月無諱將其眾趨高昌比至契已死爽閉門拒之九月無諱夜襲高昌屠其城爽奔柔然無諱據高昌遣使奉表于宋以無諱為河西王冬十月柔

然遣使如宋○十二月宋脩孔子廟

詔魯郡脩

孔子廟及學舍蠲墓側五戶課役以供洒掃魏以李寶為敦煌公○

宋雍州蠻反

宋雍州刺史劉道產善為政民安其業小大豐贍由是民間有襄陽樂歌山蠻

前後不可制者皆出緣沔為村落戶口殷盛道產卒蠻追送至沔口未幾羣蠻大動征西司馬朱脩之討之不利詔將軍沈慶之代

魏尚書李順有罪誅

魏主使李順差次羣

臣賜以爵位順受賄品第不平魏主怒且以順保庇沮渠氏固欺誤國賜死

太平真君四年春正月魏擊宋仇池取之

魏軍

進至下辯宋將軍強玄明等敗死胡崇之被擒餘眾走還漢中魏遂取仇池楊保熾走

烏洛侯侯

國遣使如魏

初魏之居北荒也鑿石為廟在烏洛侯西北以祀其先高七十尺深九十步及烏洛侯侯使至言石廟具在魏主遣使致祭刻祝文於壁而還去平城四千餘里夏四月魏殺

其武都王楊保宗秋七月宋立楊文德為

武都王

魏河間公齊與武都王楊保宗對鎮維谷保宗弟文德說保宗閉險叛魏齊誘保宗殺之其屬

符達任牒遂舉兵立文德為王據白崖分兵取諸戍進圍仇池自號仇池公魏將軍古弼擊之文德退走皮豹子督

關中軍至下辯聞仇池圍解欲還弼遣人謂曰宋人耻敗必將復來軍還之後再舉為難不若練兵蓄力以待之不

九月魏主襲柔然走之

魏主如漠南捨輜重

以輕騎襲柔然分軍為四道魏主至鹿渾谷遇救連可汗太子晃曰賊不意大軍猝至宜掩其不備速進擊之尚書劉縈曰賊營塵盛其眾必多不如須諸軍大集然後擊之晃曰塵盛者軍士驚擾也何得營上而有此塵乎魏主疑之不急擊柔然遁去追之不及獲其候騎曰柔然不覺魏軍至惶駭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始乃徐行魏主深悔之自是軍國大事皆與晃謀之司馬楚之別將督軍糧柔然欲擊之俄而軍中有告失驢耳者楚之曰此必賊遣姦人入營規伺割以為信耳賊至不久宜急為備乃伐柳為城以水灌之城立而柔然至冰堅滑不可攻乃散走

十一月宋人攻魏濁水戍敗績

宋將軍姜道盛與揚文德

合眾攻魏濁水戍魏皮豹子等救之道盛敗死

十二月魏主還平城

魏主

還至朔方詔太子晃揔百揆且曰諸功臣皆勤勞日夕皆當以爵歸第隨時朝宴論道陳謨不宜復煩以劇職更舉賢俊以備百官遂還平城

宋元嘉二十一年春正月宋主耕籍田大赦魏

太子晃揔百揆魏太子晃始揔百揆以中書監穆壽

慎質直嘗以上谷苑囿太廣乞減太半以賜貧民魏主方

與給事中劉樹園恭志不在弼弼侍坐良久不獲陳聞忽

起梓樹頭歐之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魏主失容曰不聽

奏事朕之過也樹何罪置之弼具以狀聞魏主可之弼曰

為臣無禮至此其罪大矣出詣公車免冠徒跣請罪魏主

召入謂曰吾聞築社之役蹇蹇而築之端冕而事之神降

之福然則卿有何罪其冠履就職苟有可以利社稷便百姓者竭力為之勿顧慮也晃課民稼穡使無牛者借人牛而為之矣以償之凡耕種二十二畝而矣七畝大略以是為率使民各標姓名於田首以知其勤惰禁飲酒遊戲者於是墾田大增魏禁私養沙門巫覡至庶人有私養沙

門巫覡者皆遣詣官過二月十五日不出沙門巫覡死主人門誅 **魏令公卿子弟**

皆入太學 魏詔王公卿大夫之子皆詣太學其百工商賈之子各習父兄之業毋得私立學校

違者師死主人門誅 **二月魏尚書令劉黎有罪誅樂平**

王丕以憂卒 初魏尚書令劉黎父典機要恃寵自專遷徙無常前者出師勞而無功不如廣農積穀以待其來

崔浩固勸魏主行魏主從之黎耻其言不用欲敗魏師魏主與諸將期會鹿渾谷黎矯詔易其期至鹿渾谷欲擊柔然黎又止之使待諸將留六日而諸將不至柔然遂遠遁

軍還糧盡士卒多死黎陰使人驚魏軍勸魏主委軍輕還不從又以軍出無功請治崔浩之罪魏主曰諸將失期遇

賊不擊浩何罪也浩以黎矯詔事白魏主收黎囚之魏主之行也黎私謂所親曰若車駕不反吾當立樂平王又

聞尚書右丞張嵩家有圖識問曰劉氏應王吾有姓名否魏主聞之命有司窮治黎嵩皆夷三族黎好作威福諸將

破敵得財物皆與分之既死籍其家財巨萬樂平戾王丕以憂卒初魏主築白臺丕夢登其上四顧不見人命術士

董道秀筮之曰吉丕默有喜色至是道秀亦坐棄市高允聞之曰夫筮者皆當依附爻象勸以忠孝王之問也道秀

宜曰窮高為亢易曰亢龍有悔又曰高而無民皆不祥也王不可以不戒如此則王安於上身全於下矣道秀反之

宜其死也 **宋以江夏王義恭為太尉。夏六月**

河西王沮渠無諱卒弟安周代立。魏罷

舊俗所祀胡神 魏入中國以來雖頗用古禮祀天地宗廟百神而猶循其舊俗所祀胡神

其衆崔浩請存其合於祀典者 **秋八月魏主改于**

河西 魏主詔以肥馬給獵騎尚書令古弼留守悉以弱

坐誅弼曰吾為人臣不使人主盤于遊田其罪小不備不

虞乏軍國之用其罪大矣蠕蠕方強南寇未滅吾為國遠

慮雖死何傷且吾自為之非諸君之憂也魏主聞之歎曰

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它日復敗於山北獲麋鹿

數千頭詔尚書發牛車五百乘以運之既而謂左右曰筆

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自以馬運之尋果得弼表曰秋殺

懸黃麻菽布野豬鹿竊食鳥鴈侵費風雨所耗朝夕二倍
乞賜矜緩使得收載魏主曰果如吾言筆公可謂社稷之
臣矣弼頭銳故魏主常以筆目之

宋以衡陽王義季為兗州刺

史南譙王義宣為荊州刺史
初宋主以義宣不才故不用會稽公

主屢以為言宋主不得已用之先賜詔曰師護在西雖無殊績繫已節用通懷期物不恣羣下聲著西土士庶所安論者未議遷之今之回換更為汝與師護年時一輩欲各試其能汝往脫有一事減之者遷代之機必歸於吾矣義宣至鎮勤自課厲事亦脩理宋主餞義季于武帳岡將行

救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設饌日旰不至皆有飢色乃謂曰汝曹少長豐佚不見百姓艱難今使汝曹識有飢苦知以節儉御物耳裴子野曰善乎太祖之訓也夫侈興於有餘

儉生於不足欲其隱約莫若貧賤習其險艱利以任使達其情僞易以躬臨太祖若能帥此訓也難其志操卑其禮秩教成德立然後授以政事則無怠無荒可播之九服矣

而崇樹襁褓迭據方岳國之存亡既不是係早肆民上非善誨也

柔然救連可汗死子處羅可汗吐賀

貞立。○ 躬煌公李寶入朝于魏魏人留之

宋元嘉二十二年春正月朔宋行元嘉曆
初宋魏太平真君六年

率更令何承天撰元嘉新曆表上之以月食之衝知日所在又以中星驗之知堯時冬至日在須女十度今在斗十

七度又測景較二至差三日有餘知今之南至日應在斗十三四度於是更立新法冬至徙上三日五時日之所在

移舊四度又月有遲疾前歷合朔月食不在朔望今皆以盈縮定其小餘以正朔望詔付外詳之太史令錢樂之等

奏皆如承天所上唯月有頻三大二小比舊為異謂宜仍舊詔可至是始行之初漢京房以十二律中呂上生黃鍾

不滿九寸更演為六十律樂之復演為三百六十律日當一管承天以為上下相生三分損益其一蓋古人簡易之法猶古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而房不悟

謬為六十乃更設新率林鍾長六寸一釐則從中呂還得黃鍾十二旋

宋以武陵王駿為雍州刺史
宋宮聲韻無失
宋以經略襄陽
三月魏詔中書以經義決疑

宋魏

獄。夏四月，魏伐鄯善。

北涼之亡也。鄯善人以其地與魏鄰，大懼曰：通

其使人知我國虛實，取亡必速。乃閉斷魏道，使者往來輒鈔劫之。由是西域不通者數年。魏主發涼州以西兵擊之。

秋七月，宋討羣蠻，平之。

武陵王駿遣參軍沈慶之擊蠻，破之。蠻斷驛道。

欲攻隨郡太守柳元景，募得六七百人，邀擊破之。遂平羣蠻，獲十萬餘口。 鄯善降魏西

域復通。八月，魏徙雜民於北邊。

魏主如陰山之北，發

諸州兵三分之一，各於其州戒嚴，以須後命。徙諸種雜民五千餘家於北邊，令就畜牧，以餽柔然。 魏伐

吐谷渾，慕利延走據于闐。

魏軍至寧頭城，吐谷渾王慕利延擁其部

落西度流沙入于闐，殺其王，據其地，死者數萬人。

九月，魏盧水胡蓋吳反。

魏民間訛言滅魏者，吳盧水胡蓋吳聚眾反於杏城。拓跋紇討之，敗死。吳眾愈盛，分兵四掠。魏主發并秦雍兵擊破之。河東薛永宗復聚眾以應吳，吳自號天台王，置百

官。冬十一月，魏人侵宋。

魏選六州驍騎二萬分為二道，掠淮泗以北。徙青徐

之民以實河北。 十一月，宋太子詹事范曄謀反，伏誅。

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文史，兼通數術，有縱橫才志，為負外散騎侍郎，憤憤不得志，父默之為廣州刺史，以賊獲罪，彭

城王義康救解得免。及義康遷豫章，熙先密懷報效，且以天子以范曄志意不滿，欲引與同謀，而素不為曄所重，乃

厚結曄甥太子中舍人謝綜，綜引熙先見曄。熙先家饒於財，數與曄博，故為拙行，以物輸之。由是情好款洽。熙先乃

從容說曄弑宋主，立義康。曄愕然。熙先曰：「丈人雅譽過人，讒夫側目久矣。此有競逐庸可，遂乎今。建大勳，奉賢哲圖，

難於易，以安易危，豈可棄置而不取哉？」曄猶疑未決。熙先曰：「又有過於此者，愚則未敢道耳。」曄曰：「何謂也？」熙先曰：「丈

人奕葉清通，而不得連姻帝室，人以犬豕相遇，而丈人曾不耻之，欲為之死，不亦惑乎？」曄門無內行，故熙先以此激

之。曄默然不應。反意乃決。綜述之子也，素為義康所厚。弟約又娶其女，丹楊尹徐湛之及尼法靜皆義康黨，並與熙

先往來。法靜妹夫許曜領隊在臺，許為內應。熙先以牋書

宋魏

與義康陳說圖讖於是密相署置及素所不善者並入死
目又作檄文稱賊臣趙伯符肆兵犯蹕禍流諸宰甚之擘
等投命奮戈斬伯符首今遣將軍臧質奉璽綬迎彭城王
正位宸極又詐作義康與湛之書令誅君側之惡宣示同
黨宋主之燕武帳岡也擘等謀以其日作亂許曜扣刀目
擘擘不敢發湛之恐事不濟密白其謀宋主乃命有司收
赴廷尉熙先望風吐欵詞氣不撓宋主奇其才遣人慰勉
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者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
也熙先於獄中上書謝恩且陳圖讖深戒宋主以骨肉之
禍擘在獄為詩曰雖無愁生琴庶同夏戾色十二月擘綜
熙先及其子弟黨與皆伏誅擘母至市涕泣責擘擘色不
怍妹及妓妾來別擘悲涕流連綜曰舅殊不及夏戾色擘
收淚而止謝約不預逆謀見綜與熙先遊常諫之曰此人
輕事好奇果錢無檢不可狎也綜母以子弟自蹈逆亂獨
不出視收籍擘家樂器服玩並皆珍麗妓妾不勝珠翠母
居止單陋唯有一厨盛推薪弟子冬無被叔父單布衣裝
子野曰劉弘仁范蔚宗皆怛志而貪權矜才以徇逆累宋
葉風素一朝而墮向之所謂智能翻為立身之具矣

廢其彭城王義康為庶人徙安成郡
宋有司奏

削義康收付廷尉治罪詔免為庶人絕屬籍徙安成郡以
沈邵為安成相領兵防守義康在安成讀書見淮南厲王
事廢書歎曰自古有此
宋始備郊廟之樂
初江左

我乃不知得罪且矣
樂宗廟有歌無舞是
歲南郊始設登歌
宋元嘉二十三年
春正月魏主討蓋吳宋發兵

援之
魏主軍至東雍州臨薛永宗壘崔浩曰永宗未知

從之永宗出戰大敗赴水死其族人安都先據弘農棄城
奔宋魏主聞蓋吳在長安北以渭北地無穀草欲渡渭南
循渭而西崔浩曰夫擊蛇者先擊其首首破則尾不能掉
今兵營去此六十里輕騎趨之一日可到破之必矣破吳
南向長安亦不過一日之乏未至有傷若從南道則
吳入北山猝未可平也魏主不從吳眾聞之悉散入北地
山軍無所獲魏主悔之遂如長安所過誅民夷與吳通謀
者諸軍大破吳於杏城吳復遣使求援於宋宋以吳為北
地公發雍梁兵屯
宋伐林邑
初林邑王范陽邁雖真

宋魏

境上為吳聲援

主遣交州刺史檀和之討之南陽宗慤家世儒素慤獨好
武事常言願乘長風破萬里浪至是自請從軍和之進圍
區粟城遣慤為前鋒

像

魏主與崔浩皆信重寇謙之奉其道浩素不信佛法
每言於魏主以為佛法虛誕為世費害宜悉除之及

魏主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入其室見大有兵器
出以白魏主魏主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蓋吳通謀欲

為亂耳命有司案誅監寺沙門閱其財產大得釀具及窟
室婦女浩因說魏主悉誅境內沙門焚毀經像魏主從之

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偽以亂天常使政教不行禮義
大壞九服之內鞠為丘墟朕欲除偽定真滅其蹤跡有司

其宣告征鎮諸有佛像胡書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
阮之自今以後有事胡神及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太子晃

素好佛法屢諫不聽乃緩宣詔書使遠近豫聞之得各
為計沙門多亡匿獲免或收藏書像唯塔廟無復子遺魏

人侵宋初魏移書於宋以南國僑立諸州多濫北境名

彼立徐揚豈有其地如欲觀化南國則呼韓入漢厥儀未

泯館邸饋餼每存豐厚至是魏人侵宋北邊宋主以為憂

咨謀羣臣御史中丞何承天言凡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

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今若欲追蹤衛霍自

非大田唯泗內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發卒

十萬一舉蕩夷則不足為也若但欲遣軍追討報其侵暴

則彼輕騎奔走不肯會戰徒與巨費不損於彼報復之役

遂將無已斯策之最末者也唯安邊固守於計為長耳夫

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何者斥候

之郊非耕牧之地故堅壁清野以候其來整甲繕兵以乘

其弊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其策有四一曰移遠

就近今青兗舊民及冀州新附在首界者三萬餘家可悉

徙置大峴之南以實內地二曰多築城邑以居新徙之家

假其經用春夏佃牧秋冬入保寇至之時一城千家戰士

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足抗羣虜三萬矣三

曰纂偶車牛以載糧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為車

五百兩參合鈎連以衛其眾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

不能干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凡戰士二千

隨所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已還保輸之於庫

出行請以自新弓鞞利鐵民不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

內軍用粗備矣近郡之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嗟怨亦深

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眾之易也今因民所利導而帥之

兵疆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魏上邽東城

復隊伍坐食糧廩者不可同年而校矣

反州兵討平之魏金城邊固天水梁會與秦益雜民萬餘戶據上邽東城反攻逼西城秦

益刺史封敕文拒却之氏羌及休官屠各數萬人皆起兵應固會敕文擊固斬之餘眾推會為主魏主遣兵討之未至會棄城走敕文先掘重塹於外嚴兵守之格鬪從夜至旦敕文曰賊知無生路致死於我多殺士卒未易克也乃以白虎幡宣告降者赦

宋師克林邑檀和之等拔之會眾遂潰追討平之

乘勝入象浦林邑王陽邁傾國來戰以其裝被象前後無際宗慤曰吾聞外國有師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拒象果驚走和之遂克林邑陽邁父子挺身走所獲未名之寶不可勝計慤一無所取還家之日衣櫛蕭然

六月朔日食魏築塞圍人築畿上塞圍起上

谷西至河廣縱千里**宋築北隄立玄武湖起景陽山於**

華林園○秋七月宋以杜坦為青州刺史

初杜預之子耽避晉亂居河西仕張氏秦克涼州子孫始還關中高祖滅後秦坦兄弟從過江時江東王謝諸族方盛北人晚渡者朝廷悉以倉荒遇之雖復人才可施皆不得踐清塗宋主嘗與坦論金日磾曰恨今無復此輩人坦曰日磾假生今世養馬不暇豈辦見知宋主變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世業相承直以南渡不早便以倉荒賜隔况

日磾胡人身為牧圉乎宋主默然**八月魏長安鎮**

將陸俟討蓋吳斬之安定胡劉超反俟又

斬之蓋吳屯杏城聲勢復振魏遣高涼王那等討破之獲其二叔諸將欲送詣平城長安鎮將陸俟曰長

安險固風俗豪收今不斬吳變未已也吳一身潛窟非其親信誰能獲之然俾十萬之眾以追一人又非長策不如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吳禽之必矣諸將咸曰得賊不殺而更遣之若其不返將何以任其罪俟曰此罪我為

諸君任之高涼王那亦以為然遂與刻期而遣之及期不至諸將皆咎俟俟曰彼伺之未得其便耳必不負也後數日果以吳首來傳詣平城討其餘黨悉平之以俟為內都大官會安定盧水胡劉超復反魏主以俟威恩著於關中

宋魏

復遣鎮長安侯單馬之鎮超等聞之大喜以侯為無能為也侯既至喻以成敗誘納其女以招之超無降意侯乃帥帳下往見之超設備甚嚴侯縱酒盡醉而還頃之復選敢死士五百人出獵因詣超營約曰發機當以醉為限既飲侯陽醉上馬大呼手斬超首士卒應聲縱擊吐谷渾殺傷千數遂平之魏主復徵侯為外都大官

復還故土

宋元嘉二十四年春三月魏殺沮渠牧犍魏師之克

魏太平真君八年魏師之克郭焜也沮渠牧犍使人斫開府庫取金玉及寶器至并守藏者告之且言曰牧犍蓄毒藥潛殺人前後以百數姊妹皆學左道有司索其家果得所匿物魏主大怒賜沮渠昭儀死并誅其宗族又有告牧犍猶與故臣民交通謀反者乃詔宋鑄大錢初宋主以貨重物輕改鑄四銖錢民賜死建議請以大錢一當兩右僕射何尚之議泉貝之興以估貨為本事存交易豈假多鑄數少則幣重數多則物重多少雖異濟用不殊况復以一當兩徒崇虛價者邪若今制遂行富人之貲自倍貧者彌增其困懼非所以使之均一也宋主卒從義恭議

宋衡陽王義季卒義季自義康之貶遂縱酒不事事以至成疾而冬十月宋胡誕世據豫章反討平之

胡藩之子誕世殺豫章太守據郡反欲奉前彭城王義康為主前交州刺史檀和之去官歸過豫章擊斬之楊

文德據葭蘆五郡氏皆應之

宋元嘉二十五年春正月魏人擊楊文德文

德敗走漢中宋免其官削爵土。魏山東

饑罷塞圍役者。宋吏部尚書庾炳之有

罪免炳之性疆急輕淺多納賄賂為有司所糾上夏

四月宋以武陵王駿為徐州刺史彭城太守王玄謨上

言彭城要兼水陸請以皇子撫臨州事故有是命宋罷大錢當兩大錢行之經時公私不以

為便秋般悅國遣使如魏西域般悅國去平城萬有餘里遣使詣魏
請與魏東西合擊柔然魏主許之中外戒嚴魏擊焉耆龜茲冬十二

月破之西域平。魏主伐柔然不見虜而還

宋元嘉二十六年春正月魏主復伐柔然可

汗遁走。秋七月宋以隨王誕為雍州刺

史宋主欲經略中原羣臣爭獻策以迎合取寵王玄謨尤好進言宋主謂侍臣曰觀玄謨所陳令人有封狼

居須臾意御史中丞袁淑曰陛下今當帝卷趙魏檢王岱宗臣逢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宋主悅以襄陽外接關河欲

廣其資力乃罷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相州入臺租稅悉給襄陽九月魏主伐柔

然大獲魏主伐柔然高涼王那出東道路略陽王羯兒出中道柔然處羅可汗悉國中精兵圍那數十重

那樞整堅守相持數日處羅數挑戰輒為那所敗以那眾

少而堅疑大軍將至解圍夜去那追之九日夜處羅益懼

棄輜重踰穹隆嶺遠遁那收其輜重引軍還與魏主會於

廣澤羯兒收柔然民畜凡百餘萬自是柔然衰弱屏跡不

敢犯魏塞冬宋雍州蠻反沔北諸山蠻寇雍州將軍沈

守宗愨等討之八道俱進先是諸將討蠻者皆營於山下

蠻得據山發矢石以擊官軍多不利慶之曰去歲蠻田大

稔積穀重巖不可與之曠日相守也不若出其不意衝其

腹心破之必矣乃命諸軍斬木登山鼓譟而前羣蠻震恐

因其恐而擊之所向奔潰

宋元嘉二十七年魏春正月宋將軍沈慶之討

太平真君十一年春正月宋將軍沈慶之討
蠻平之沈慶之自冬至春屢破山蠻因其穀以充軍食幸諸山大羊蠻憑險築城守禦甚固慶之命諸
軍連營於山中開門相通各穿池於營內朝夕不外汲蠻
藉兵夜來燒營諸軍以池水沃火多出弓弩夾射之蠻兵
散走蠻所據險固不可攻慶之乃置六戍以守之一二月
久之蠻食盡稍稍請降悉遷於建康以為營戶

魏主侵宋圍懸瓠

魏主將伐宋宋主聞之救淮泗

至則拔民歸壽陽邊戍偵候不明魏主自將步騎十萬奄

壽陽遣參軍陳憲守懸瓠城是時豫州刺史南平王鐸鎮

中戰士不滿千人魏主圍之三月宋滅百官俸軍

興城內外官俸三分之一夏四月魏師還魏人晝夜攻懸瓠作

下如兩城中負戶以及施大鉤於衝車之端以牽樓堞壞

其南城陳憲內設女牆外立木柵以拒之魏人填塹肉薄

登城憲督厲將士苦戰積尸與城等魏人乘尸上城短兵

相接憲銳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城中死者

亦過半魏遣永昌王仁驅所掠六郡生口北屯汝陽宋主

遣間使命武陵王駿發騎襲之駿發百里內馬得千五百

匹分爲五軍遣參軍劉泰之等將之直趨汝陽魏人唯慮

救兵自壽陽來不備彭城泰之等潛進擊之殺三千餘人

燒其輜重魏人奔散諸生口悉得東走魏偵知泰之等兵

無後繼復引兵擊之士卒驚亂走死免者九百餘人馬還

者四百匹魏主攻懸瓠四十二日宋主遣南平內史臧質

司馬劉康祖共救懸瓠魏主遣任城公乞地真逆拒之質

等擊斬乞地真四月魏主引兵還宋以陳憲爲龍驤將軍

魏主遺宋主書曰前蓋吳反逆扇動關隴彼復使人誘之

是曹正欲譎誑取賂豈有遠相服從之理爲大丈夫何不

自來取之而以貨誘我邊民我今至此所得孰與彼多彼

又北通蠕蠕西結赫連沮渠吐谷渾東連馮弘高麗凡此

數國我皆滅之彼豈能獨立邪我今北征先除有足之寇

以彼無足故不先討耳我當顯然往取揚州不若彼驕行

竊步也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既得之疾其勇功已不能

容有臣如此尚殺之烏得與我較耶彼嘗欲與我一交戰

我亦不棄復非苻堅何時與彼交戰晝則遣騎圍遠夜則

離彼百里外宿兵人正有斫營伎不過行五十里天已明

矣其首豈得不爲我有哉彼公時舊臣雖老猶有智策知

今已殺盡非

天資我邪

湛之並爲上所

寵信時稱江徐

族

浩自恃才略及爲魏主所寵任專制朝權嘗薦士數

十人皆起家爲郡守太子晃曰先徵之人亦州郡之

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宜先補郡縣以新徵者代爲郎

吏且守令治民宜得更事者浩固爭而遣之中書侍郎高

宗魏

宗魏

允聞之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校勝於上將何以
甚之魏主使浩允等共譏國記曰務從實錄著作令史閔
湛邠標性巧佞浩嘗注易及論語詩書湛標上疏言馬鄭
王賈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內諸書班浩所注令天下習
業浩亦薦湛標有著述才湛標又勸浩刊所譏國史于石
以彰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湛標所營分寸之間
恐為崔門萬世之禍吾徒亦無噍類矣浩竟刊石立於郊
壇東方百步所書魏之先世事皆詳實列於衢路北人無
不忿恚相與譖浩以為暴揚國惡魏主大怒使有司按浩
及秘書郎吏等罪狀初遼東公程黑子奉使并州受布千
匹事覺謀於高允允曰公惟懼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
不可重為欺罔崔覽謂曰首實罪不可測不如諱之黑子
怨允曰君奈何誘人就死地遂不以實對魏主殺之魏主
使允授太子經及崔浩被收太子召允謂曰吾自導卿至
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入言高允小心慎密且制由崔浩
請赦其死魏主問曰國書皆浩所為乎對曰太祖記前著
作郎鄧淵所為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共為之然浩所領
事多摠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魏主怒曰允罪甚於
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
疑問皆云浩所為魏主問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

滅族不敢虛妄殿下哀臣欲苟其生耳魏主顧謂太子曰
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為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為臣不
欺君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之召浩臨詰浩惶惑
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魏主命允為詔誅浩及僚
屬僮吏凡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為帝頻使催
切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豐非臣敢知若直以觸犯罪
不至死魏主怒命武士執允太子為之拜請魏主意解乃
曰無斯人當更有數千口死矣六月詔誅浩夷其族餘止
誅其身它日太子讓允曰吾欲為卿脫而卿終不從激怒
帝如此每念之使人心悸允曰夫史者所以記人主善惡
為將來勸戒故人主有所畏忌慎其舉措崔浩孤負聖恩
以私欲沒其廉潔愛憎蔽其公直不為無罪至於書朝廷
起居言國家得失此為史之大體未為多違臣與浩實同
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恩違心苟免
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歎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
導者恐負程黑子故也魏主既誅浩而悔之會北部尚書
宣城公李孝伯病篤或傳已卒魏主悼之曰李宣城可惜
既而曰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孝伯順從父弟
也自浩之誅軍國謀議皆出孝伯寵眷亞於浩

秋宋人大舉侵魏取碭

宋魏

破圍滑臺冬十月魏主自將救之宋將軍

王玄謨退走

宋主欲伐魏丹陽尹徐湛之尚書江湛

祖以為歲月已晚請待明年宋主曰北方苦虜虐政義徒... 宋主曰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途疾動虜所恃惟馬今夏... 水浩汗河道流通汎舟比下碣礮必走滑臺易拔克此二... 馬過河即成擒也慶之又固陳不可宋主使湛之等難之... 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開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 將軍蕭思話亦諫皆不從魏主復與宋主書曰彼此和好... 日久而彼志無厭誘我邊民又聞彼欲自來彼年已五十... 未嘗出戶雖自力而來如三歲嬰兒與我鮮卑生長馬上... 者果如何哉七月宋主遣王玄謨帥沈慶之申坦水軍入... 河受督於青冀刺史蕭斌臧質王方回徑造許洛駿樂東... 西齊舉劉秀之震盪河隴義恭出次彭城為衆軍節度是... 時軍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下至富民各獻金帛... 雜物以助國用又以兵力不足悉發六州三五民丁倩使... 暨行募中外有馬步衆藝武力之士應利者皆加厚賞有... 司奏軍用不充富民家貲滿五十萬僧尼滿二十萬並四... 分借一事息即還建武司馬申元吉趣礮礮魏濟青刺史... 皆棄城走蕭斌與沈慶之留守礮礮使王玄謨進圍滑臺... 隨王誕遣雍州參軍柳元景將軍尹顯祖魯方平薛安都... 龐法起將兵出弘農參軍龐季明年七十餘自以關中豪... 右請入長安招合夷夏誕許之乃自貲谷入盧氏盧氏民... 趙難納之季明誘說士民應者甚衆安都等因之自能耳... 山出元景繼進南平王鑠遣豫州參軍胡盛之出汝南梁... 坦出上蔡向長社王陽兒擊豫州魏荆豫刺史魯爽僕蘭... 皆棄城走鑠又遣司馬劉康祖助坦進逼虎牢魏羣臣初... 聞有宋師言於魏主請遣兵救緣河穀帛魏主曰馬今未... 肥天時尚熱速出必無功若兵來不止且還陰山避之國... 人本著羊皮袴何用綿帛展至十月吾無憂矣九月魏主... 引兵南救滑臺命太子晃屯漠南以備柔然王玄謨士衆... 甚盛器械精嚴而玄謨貪懷好殺初圍滑臺城多茅屋衆... 請以火箭燒之玄謨曰彼吾財也何遽燒之城即撤屋... 穴處時河洛之民競出租穀操兵來赴者日以千數玄謨

宋魏

不即其長帥而以配私暱家付匹布責大梨八百由是眾
心失望攻城數月不下聞魏救將至眾請發車為營玄謀
不從十月魏主夜渡河眾號百萬鞞鼓之聲震動天地玄
謀懼退走魏人追擊之死者萬餘人麾下散二略盡委棄
軍資器械山積先是玄謀遣垣護之以百舸為前鋒據石
濟護之聞魏兵將至馳書勸玄謀急攻曰昔武皇攻廣固
死沒其甚眾况今事迫於曩日豈得計士眾傷疲願以屠城
為急玄謀不從魏人以所得戰艦連以鐵鎖三重斷河以
絕護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鎖以長柯
斧斷之魏不能禁唯失一舸餘皆完備而返蕭斌遣沈慶
之將五千人救玄謀慶之曰玄謀士眾疲老寇虜已逼小
軍輕往無益也斌固遣之會玄謀遁還斌將斬之慶之固
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謀所能當且殺戰將
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斌欲守固碣礮慶之曰今青冀
虛弱而坐守窮城若虜眾東過清東非國家有也礮礮孤
絕復作朱脩之滑臺耳會詔使至不聽退師斌復召諸將
議之慶之曰關外之事將軍得以專之詔從遠來不知事
勢節下有一范曾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並笑曰沈
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眾人雖知古今不如下官耳學
也斌乃使王玄謀戍碣礮中垣垣護之據清口自帥諸軍

還歷十一月魏主進至魯郡以太牢祠孔子

魏主命諸將分道並進永昌王仁自洛陽趣壽陽尚
書長孫真趨馬頭楚王建趣鍾離高涼王那自青州
趣下邳魏主自東平趣鄒山十一月禽魯郡太守崔雍
邪利見秦始皇石刻使人排而仆之以太牢祠孔子

州參軍柳元景大破魏師于陝斬其將張
是連提進據潼關而還

宋略陽太守龐法起等
諸軍入盧氏斬縣令以

趙難為令使為鄉導柳元景等進攻弘農拔之進向潼關
詔以元景為弘農太守元景使薛安都尹顥祖先引兵就
法起等於陝元景於後督租陝城險固攻之不拔魏洛州
刺史張是連提帥眾二萬度嶠救陝安都等與戰於城南
魏人縱突騎諸軍不能敵安都怒脫兜鍪解鎧馬亦去具
裝瞋目橫矛單騎突陳所向無前魏人夾射不能中如是
數四殺傷不可勝數日暮別將魯元保引兵自函谷關至
魏兵乃退明日安都等陳於城西南魯元保謂安都曰今
勅敵在前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
我若不進卿斬我也安都曰善遂合戰軍副柳元怙引兵

宋魏

自南門鼓譟直出旌旗甚盛魏眾驚駭安都挺身奮擊流血凝肘矛折易之更入諸軍齊奮自旦至日長魏眾大潰斬張是連提及將卒三千餘級其餘赴河墜死者甚眾降者二千餘人明日元景至讓降者曰汝輩本中國民今為虜盡力力屈乃降何也皆曰虜驅民戰後出者滅族以騎蹙步未戰先死此將軍所親見也諸將欲盡殺之元景曰王旗北指當令仁聲先路盡釋而遣之皆稱萬歲而去遂克陝城進攻潼關據之關中豪桀所在蠶起及四山羌胡皆來送款宋以王玄謨敗退魏兵深入柳元景等不宜獨進皆召還元景使薛安都斷後引兵歸襄陽詔以元景為襄陽太守

魏永昌王仁克懸瓠遂敗宋師于尉

武殺其將劉康祖進逼壽陽

魏永昌王仁克懸瓠遂敗宋師于尉武殺其將劉康祖進逼壽陽魏求昌王仁攻懸瓠項城拔之宋主

日暮風急魏以騎負草燒車營康祖隨補其闕有流矢貫康祖頤墜馬死餘眾遂潰魏人掩殺殆盡南平王鑠使參軍王羅漢以三百人戍尉武魏兵至眾欲南依卑林以自固羅漢以受命居此不去魏人攻而擒之鎖其頸使三郎將掌之羅漢夜斷三郎首抱鎖亡奔盱眙

魏主攻彭城

不克

魏軍在蕭城去彭城十餘里彭城兵雖多而食少少食多欲為函箱車陳以猜兵為外翼奉二王及妃女直趨歷城何勗欲席卷奔鬱州自海道還京師義恭去意已判唯二議未決長史張暢曰若歷城鬱州有可至之理下官敢不高贊今城中乏食百姓咸有走志但以閑局嚴固耳一旦動足則各自逃散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軍食雖寡朝夕猶未嘗罄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若此計必行下官請以頸血汗公馬蹄武陵王駿謂義恭曰阿父既為總統去留非所敢于道民忝為城主必與此城共其存沒張長史言不可異也義恭乃止魏主至彭城使尚書李孝伯至南門餉義恭貂裘餉駿橐駝及騾且曰魏主致意安北可暫出見我駿使張暢開門出見之孝伯曰魏主不圍此城自帥眾軍直造瓜步飲江湖以療渴耳暢曰

宋魏

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虜馬遂得飲江便為無復天道先是童謠云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故暢云然暢音容雅麗孝伯亦辯贍且去謂暢曰長史深自愛相去步武恨不執手暢曰君善自愛冀盪定有期君還宋朝今為相識之始

宋取陰平平武郡

宋主起揚文德為輔國將軍引兵自漢中西入搖動汧隴

陰平平武悉平梁南秦刺史劉秀之遣文德伐啖提氏不克執送荊州使文德從祖兄頭戍葭蘆

十二

月魏主引兵南下攻盱眙不克進次瓜步

宋人戒嚴守江

魏主引兵南下使中書郎魯秀出廣陵高梁王那出山陽永昌王仁出橫

江所過無不殘滅城邑皆望風奔潰建康纂嚴魏兵至淮上宋主使將軍臧質將萬人救彭城至盱眙魏主已過淮質使胡崇之等營東山前浦而自營於城南魏燕王譚攻之皆敗沒質軍亦潰質棄輜重器械單將七百人赴城初盱眙太守沈璞到官王玄謨猶在滑臺江淮無警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備矢石為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朝廷亦以為過及魏兵南向守宰多棄城走或勸璞還建康璞曰虜若以城小不顧夫復何懼若肉薄來攻此

乃吾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也奈何去之諸君嘗見數十萬人聚於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也眾心稍定璞收集得二千精兵曰足矣及臧質向城眾謂璞曰虜若不攻城則無所事眾若其攻城則城中止可容見力耳地狹人多鮮不為患若以質眾能退敵乎城者則全功不在我若避罪歸都會資舟楫必更相蹂踐正足為患不若勿受璞歎曰虜必不能登城敢為諸君保之舟楫之計固已久息虜之殘害古今未有屠剝之吾眾所共見其中幸者不過得驅還比國作奴婢耳彼雖烏合寧不憚此邪所謂同舟而濟胡越一心者也今兵多則虜退速少則退緩吾寧可欲專功而留虜乎乃開門納質質見城中豐實大喜因與璞共守魏人之南寇也不齎糧用唯以抄掠為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無所得人馬飢乏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為北歸之資攻城不拔即留數千人守盱眙自帥大眾南向由是盱眙得益守備魏主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葦為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民皆荷擔而立內外戒嚴舟陽統內盡戶發丁王公以下子弟皆從役命劉遵考等將兵分守津要遊邏上接于湖下至蔡洲陳艦列營周亘江濱自采石至于暨陽六七百里太子劭出鎮石頭總統水軍徐湛之守石頭倉城江湛兼領軍

宋魏

事處置悉以委焉宋主登石頭城有憂色謂江湛曰北伐
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民勞怨不得無慙貽大夫之憂予
之過也又曰檀道濟魏及宋平魏主以素駝名馬餉
若在豈使胡馬至此亦餉以珍羞異味魏主以其孫示使
者曰吾遠來至此非欲為功名實欲繼好援宋若能以女
妻此孫我以女妻武陵王自今匹馬不復南顧使還宋主
召羣臣議之衆謂宜許江湛曰戎狄無親計之無益太子
劭怒謂湛曰今三王在阨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
劭又言於宋主曰北伐敗辱數州淪破獨有新江徐可以
謝天下宋主曰北伐自是我意江徐但不異耳由是太子
與江徐不平魏亦竟不成婚

資治通鑑綱目第二十五

